

Wellington Sew San Hsu

扶箕迷信底研究

許崇



24

Wellington Sewson for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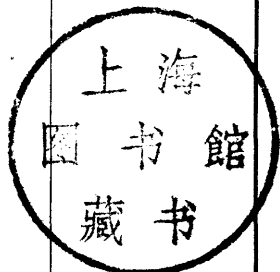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0 5188B

扶箕迷信底研究

許地山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紫姑神

紫姑神者乃萊陽縣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办利于唐垂拱元年
弄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其妻妬之遂陰殺之於廁自此始也紫姑神死於
正月十五日故顯靈於正月也



目次

引論	一
第一章 扶箕底起原	七
愕綠華 紫姑神 筆錄術	
第二章 箕仙及其降筆	一一
甲 箕仙自道身世	一一
乙 箕仙預告事情	三二
(一) 問試題 (二) 功名 (三) 生死 (四) 國事	
丙 箕仙與人酬唱	四九
(一) 遣興 (二) 唱和 (三) 猜謎 (四) 對對 (五) 辯論文體	
丁 箕仙與人談道及教訓	六〇
戊 箕仙示人醫藥及技藝	六六
第三章 扶箕底心靈學上的解釋	七四
甲 箕仙與幽靈信仰底關係	七四
乙 幽靈與知識	八三
丙 箕動與感應	八九

扶箕迷信底研究

二

丁 扶箕者底搗鬼

.....

一〇〇

結 論

.....

一〇七

扶箕迷信底研究

引論

原始民族對於事物底進展沒有充分的知識，每藉自然界底徵兆來指示行止。但是自然徵兆不能常見，必得用人工來考驗，於是占卜底方法便產生出來。占卜是藉外界事物底動靜與常變向非人的靈體詢問所要知道底事物。它與說預言不同，每每用兩可的回答使占者去猜。自古至今雖然有許多人不信占卜爲真；但到現在，在最文明的人羣中間還有對它深信不疑底。

占卜是擬科學底一門。它底構成是由於原始的推理底錯誤。原始人底推理力和孩童底一樣，每把幾件不相干的事物聯絡起來，構成對於某事物底一個概念，如打個噴嚏同時又聽見鴉啼，就把那兩件事來與明日底旅行連絡起來，斷定在旅途中會遇見不吉利的事情。預兆是自然的，用人工產生朕兆就是占卜，所以它也可以被看爲交感巫術底一種。占卜大體可以分爲兩大部門：第一是象，第二是占。象是徵象底本身已顯示出事物將來的情形，它是屬於自動的。占是占者須求神靈底啓示，把預期底朕兆求神靈選擇出來指示他，最簡單的如擲酒杯，看采頭之類。不過象與占有時不能斷然分得很清楚，要把占卜分類還是依所用底方法比較好些。自古至

今，最常用的占卜方法約有十一類，現在在下面略舉出來。

(一)占夢 夢者底身魂在睡眠底時候離開軀殼到處游蕩。因為他所經歷底有時是醒境所沒有底，所以含有預言或指示行止底性質。有些民族，個人在熟睡底時候是不能喚醒他底，恐怕他底靈魂回不來，或從此以後「神不守舍」。各國都有占夢底書，在文化民族中間還有不少信者。在中國，賭花會底人常依夢境底指示來圈名字。有些人會到廟裏去「圓夢」。致夢有時也有方法，北澳洲土人取族人或祖先底骷髏放在枕邊，行過禮之後，睡着了，他就可以得到先靈底指示或預告。在歐洲人中間，未婚者把新娘糕壓在枕頭底下，睡後就會夢見自己未來的新人，也是占夢法底遺留。

(二)預告 占者有了疑問在心裏，對着外界事物底形態，意義，或聲音來求一個解答底朕兆。這個在平常人中每每用得着。如要占今天底事情順利與否，耳邊聽見火車底聲音，占者便立了一個答案，心裏說：如果火車底吼聲等我走到前面第五根電線桿時，是一百零八聲，就是「好」；若超過了就不好；若不足，就不算什麼。又如看見後面一個叫賣底，占者在前面走，心裏想：等我轉了灣，他才叫，對於某事就是吉利，不然就不得了。許多人愛用書卷卜法，隨意翻開一本書，讀到那面某行文句底意思，便是指示或預告某事。西洋人每喜翻聖經用指頭隨意指一句來定奪行止，也是書卷卜法。諸如此類底卜法，大概人人都有這樣經驗。在新年或除夕，中國許多地方底人要出門去聽兆頭，也是這個意思。還有歌占法與語占法，於

某時某日，聽人唱歌或說話，依其內容，來卜自己底命運。

(三)身占 由占者身體各部底運動或聲音而得底預兆。最常的是打噴嚏，肉跳，眼皮跳，耳鳴，蹣倒，打嚏，等。大概打噴嚏是最普遍地被認為惡兆。在中國也是如此，詩經風，「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人之遺語也。」德國人一打噴嚏便要祝一句 *Gesundheit*（好健康！），這和廣東人說「大吉利市！」一樣。

(四)靈試 靈試是藉精靈來審判是非，大別為二種：一種是命被疑為犯罪底人在火上走或把手足放在沸水裏，如他是清白的，那水火便不能傷害他；一種是用一種巫術加於被疑為犯罪者底身上，如他是有罪過底，他便會得着傷害。在法律未昌明時代，靈試法是很通行的。中國民間凡遇兩造不能辨明誰曲誰直底時候每每同到城隍廟去「斬雞頭」，向神明發誓，如理曲者，願受神譴，也是靈試底一種。

(五)降僮 宋人名這方法為「穢跡金剛法」，（見夷堅志（甲）卷十九），是神靈附在人體上使他成為靈媒。有時附身者不一定是善神，惡神也一樣可以降僮。僮子在神附上身體底時候，身體底動作漸改常態，全身顫動，有時雙眼緊閉，口流白沫，或以刀劍砍身，針錐穿舌，而不流血。（參看清庸訥居士咫聞錄卷十北虎青衛條。）蒙古與西伯利亞底通古斯人名這種人為「薩曼」。閩，粵人稱他為「童子」或「僮魘」，迎神賽會時每每看見他站在神輿後面。僮魘會說預言，能治病，和解答疑難問題，所以也是占卜底一種。

(六) 關亡 關亡是把死靈招來解答疑問。降靈底多半與問者有親屬關係。這種風俗很普遍，現在中國還很盛行。通常是巫婆當靈媒，將死靈召來，從她口中或腹中說話，如在生時一般。有時巫婆把生人底靈魂引到地府裏去會亡過的親人。這都是用睡眠底方法，卻不是使人做夢，要去底人，據說精神是很清爽的。

(七) 屍占 看屍體底變化來斷定事情底吉凶。澳洲中部底土人行一種樹葬法。他們看屍體滴下來底液汁在地上流動底方向，來斷定事情底吉凶成敗。中國民間也有屍占行爲，例如見到親人底屍體七竅流血便是此中有冤枉事；兩眼不閉便是死者有未了底事或不願意底表示。

(八) 禽占 禽占有兩種：一種是從活的禽獸底行動來占卜；一種是從死的禽獸底狀態來推測。第一種是很普遍的。聽見鴉啼是不吉，鵲噪爲大利，是中國人所信底。禽獸具有超人能力，是由於圖騰信仰底遺留。所以在圖騰社會裏，圖騰禽獸底行動常被視爲事情吉凶底預告。有時同一樣禽獸，依其發聲和行動底時地而示吉凶底不同，不能說鴉啼一定是凶，鵲噪一定是吉。死禽獸底狀態也可以定吉凶。如那伽人(Nagas)殺雞視察它對於死底掙扎來測定所問事情底行止。在原始時代，祭司殺牲供祭，常藉所殺底禽獸來占卜，有時看驗它底內臟，有時審察它底毛骨，無非爲要知道未來的情狀。其它如古代的龜卜，嶺南底雞骨卜，蜀底雞子卜，粵西底鳥卜，乃至鼠卜，牛骨卜，田螺卜，虱卜，等都是屬此類。咫聞錄卷十北虎青衛條，記雷州人新正於北虎神前占一年休咎，法：「束草爲人，腹中滿裝雞卵，仆於地而滾之。卵有一碎，

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孕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這也是禽占底一種。

(九)星占 通常稱爲「天文」。這也是最古的擬科學之一。人間的行爲與命運常與星宿底位置與移動有關係。所以個人有他底「星命」，時日有它底吉凶，有天文知識底占卜家可以不遲疑地告訴疑問者。

(十)地占 最著名的當然是風水。此外還有地震，山崩，河決，等，都可以啓示事情底吉凶，古代的君主對於這些必須注意，因爲這是神靈對於他底警告。

(十一)術數 術數種類很多，大體是指用機械的方法來占卜而言。如果把它類分起來，約有兩種。第一，籤卜 (Sortitegium)，是用抽籤，拈鬮，擲酒杯，著法，金錢卜，牙牌數，等底方法來定奪行止。此中最常用底是卜單雙，奇偶，陰陽，等，把答案預先安在上頭。骰子底起原也是爲占卜，後來才變爲賭具底。在知識越低，道德越劣底地方，人們越喜歡占卜與賭博，因爲賭博原來也是占卜底一個方法。「花會」是賭博，同時也是占卜，是最好的例。第二，箕卜，是用器具如畚箕，棹椅，木板之類，視察它底移動來得到所問事情底解答。本書要論到底扶箕便是屬於這一類。扶箕在歐洲也行過，術語稱它做「箕占」或「篩占」(Coscinomaney)。近代西洋底板占 (Planchette) 也是從這種占法發展底。原始的箕卜只視察箕動底次數，如以不動爲「否」，動爲「是」，一動爲「吉」，三動爲「凶」，等，後來便發展爲寫字，甚至能夠作畫，致令信者驚爲神妙莫測。

以下要專研究中國扶箕底情形和它底真偽。爲檢查底方便起見，所引底故事上頭都冠以號數。

第一章 扶箕底起原

扶箕術在許多的原始民族中對它都有相同的信仰。西洋術語底 *Cosmo-mancy*，是從希

拉語 *Korkkoy* (箕，篩) 而來。 *Mancy* 意爲占卜法。國文有時寫做「乩」，「鸞」，

「鑿」，「鑿」(見故事四二)，「神叶」(見故事七六)，等，都是後起的名稱。圖書

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引江西通志：「文孝廟在吉安府東，祀梁昭明太子統。有『飛鸞』，判

事甚靈應。」「飛鸞」就是扶箕。大概是因神仙駕鳳乘鸞，故有此名。至於「乩」從「占」從

「乚」，乃是俗寫。無疑地，扶箕是一種古占法，卜者觀察箕底動靜來斷定所問事情底行止與

吉凶，後來漸次發展爲書寫，或與關亡術混合起來。不藉箕底移動，逕然用口說出或用筆寫出

底也有。在中國典籍裏與扶箕有關而最惹人注意底是陶弘景底真誥與周氏冥通記。真誥開章便

記愕綠華底詩，詩後記說：——

「愕綠華者，自雲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

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原注：剪缺此二字，即應是羊權字。)。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

過來。耳(?)自云本姓△(原注：又剪除此一字應是楊字。)，贈(此)(原注：此一字本是權

字，後人贻作「此」字。)詩一篇，並致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乃太，而異

精好。（學津討原本，此句作「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神女語（見）（原注：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贗作「見」字，而乙上之。）君慎勿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師母毒殺乳婦玄州（學津討原本作元洲。）以先罪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原注：「權」亦草作，故似前體而不被贗耳。）尸解藥，今在湘東山（原注：本懸此中一寸。）此女已九百歲矣。（原注：尋此應是降羊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後爲晉簡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爲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而疏說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眞並未降事。）（道藏安上，第六三七冊。）

升平三年己未當公元三五九年，乙丑卽興寧三年，當公元三六五年，這年紫微王夫人降於句曲山，授楊羲與許長史父子穆，齋道，故注云云。自乙丑以後，紫微夫人、南嶽夫人、清靈真人，等，相繼下降。紫微夫人姓王，諱清娥，字愈意。當時降靈底現象大概是附在請問者底身上，藉他底手寫出來。眞誥卷一記乙丑年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降靈，楊君問她怎樣傳道，她令他寫出。說：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眞靈旣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

「……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麤好外著，元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騫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真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夫真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其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少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

這大段說話是說明降筆底道理。世間底「濁書」，「淫亂下字」，與「肉手」，本來不配用來寫「三元八會」，「龍章鳳篆」之文，只爲成事不廢，先潦亂寫下，然後再用「眞書」垂示世人，也未嘗不可。書法被道教徒看得很重，眞書與草書同時發展底根由，也可從眞誥裏看出端倪來。

眞誥二十卷底內容最與現代扶箕語意相同底是誥裏底詩與談道底文字。書法不用眞隸，而用行草，是因書寫急遽所致。卷十九翼眞檢也說，「楊書中有草行多儷贍者，皆是受旨時書既忽遽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後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這是陶弘景底按語，也可見受誥時未用器具，只以手執筆，隨神靈旨意直書而已。

周氏冥通記是記隱居弟子周子良死後同他底姨母交通底神迹。隱居將所記底撰集爲四卷，獻上朝廷，性質也和真誥相同。道藏裏當然還有許多是從扶箕一類底方法寫成底，撰集底人不少，也就無從知道了。如道跡靈仙記（道藏惟下三三〇冊）大概也是六朝人底作品，其中有靈人辛玄子自序並詩，說他是漢明帝時辛隱底兒子。在太帝官隸章末注云，「右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裴君說一年中得道八章末注云，「右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又記東鄉君授神虎經解注。所說底「告」就是「誥」，也就是仙人底降筆。諸如此類，道藏裏很多。

扶箕與受誥直書底現象原來差不多。前者最初只以箸插箕上，受術者扶着動的箕，使箸在沙盤上寫字，毋須筆墨。後來纔改箕爲丁字形桿，插筆於垂直一端，用兩手或兩個人執着橫的兩端，在紙上寫字；或不用筆，只彎曲垂直的一端安置在沙盤上，用兩手或兩人扶着橫的兩端在沙上書寫，隨即記錄下來。這不過是稍爲間接，和受誥直書一樣地要人來寫，來記錄。近代扶箕可以回溯到唐時底「紫姑神」。李商隱有「羞逐鄉人賽紫姑」底詩句。關於紫姑最早的記載，現在可以見到底有下列幾條。

〔二〕劉宋劉敬叔異苑卷五：（津逮祕書本）記：「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卽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箕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卽跳躩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

鈎。好則大憐，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恆不信，躬試往投，便自躍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這大概是現存最古的記載。劉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採諸書補作一傳，說他在元嘉三年（公元四二六年）爲給事黃門，泰始中（公元四六五——四七一年）卒。所稱紫姑或作紫女（見宋段公路北戶錄卷二引）。請者並不用箕，但做一軀偶像，驗它底跳躩來占衆事，若它不喜歡，就躺下不動。

〔三〕宋沈括夢溪筆談（津逮祕書本，卷二十一）：「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閒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公元一〇三四至一〇三七），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今謂之女仙集行於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甚詳。此子目見者，粗志於此。」

又云：「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這是記紫姑能做詩，能寫字底一篇最古文字。但這紫姑又不是子胥底妾，乃是上帝後宮諸

女，她是附在王綸家底一個閨女身上，不依偶像，也不附箕箸，與真誥裏底愕綠華，紫微夫人，等，底行迹相同。最可注意底是愕綠華也。自云「先罪未滅，故今淪降於臭濁。」此「臭濁」是指瀨廟呢，還是泛指世間呢？如是前者，她與廟神有無關係呢？文獻不足，只好闕疑罷。這位在王家底紫姑也可以現形，但記者沒說明怎樣現法，是那閨女變象呢，還是另外現出一個半截美人呢？彈箏，寫字，想也是藉那閨女底手做出來底。

〔四〕宋蘇軾東坡集（卷十三）子姑神記：「元豐三年（公元一〇八〇）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明年，進士潘丙謂余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兩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公元六八五至六八八），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廟。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視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

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五〕同卷天篆記：「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子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子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

〔六〕卷六十九，人物雜記，仙姑問答：「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爲廛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取妾爲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之上帝。上帝勅送冥司，理

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曰，「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上天旣爲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爲下等。」……」以下東坡問私事，不關緊要，且略去。

東坡底記載，認這箕神三姑是何媚，唐武則天時被壽陽刺史強娶爲妾，不到兩年，被夫人投入廁中底。但是他在黃州郭氏家中又遇到一位子姑神叫李全。這李全對張炳又說他是劉苞。可見得當時降箕底不限定是三姑了。三姑姓名，宋時傳爲何媚，她底後夫是誰，據東坡說是她不敢說，但我們在別的書也可以查得出來。

〔七〕三教搜神大全卷四：（宣統元年葉德輝重刊本）記：「紫姑神者，乃萊陽縣人也，姓何，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於唐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壽陽刺史李景納爲妾，其妻妬之，遂陰殺之於廁，自此始也。紫姑神死於正月十五日，故顯靈於正月也。」

三教搜神大全原是元刊本，所搜神聖都是宋元民間所供奉底。書中記三姑是萊陽人，與東坡記爲壽陽人不同。北史（卷七十六）和隋書（卷六十五），有李景，是天水休宜人，字道興，煬帝時年紀也不少了，未必能活到垂拱時代再去做壽陽刺史。

〔八〕宋孔平仲孔氏談苑（藝海珠塵本）卷二，廁神條：「紫姑者，廁神也。金陵有能致其神者，沈遵嘗就問之，卽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遵問三姑姓，答云，『姓竺，南史竺法

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遶。近黃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畫炭云，「猶裏，猶裏！」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他新法便得也。」

孔平仲與東坡同時，他所記黃州郭殿直家也就是東坡所記底郭氏家，但三姑底姓名卻不同了。查南史沒有竺法明底傳，法明是姚秦曇摩耶舍(Dharmayasa)底漢名，想來他也不一定有個孫女。在東坡時代，降箕底神，雖然都稱爲紫姑，或三姑，而仙底性別卻不限於女的，當然也不限於何媚一仙。三姑底徽號通常稱「坑三姑」，但嘉興稱爲「灰七姑」，（見韓承烈說鼓，孫兆淮花箋錄一九〇。）廣東有些地方稱爲「月姑」，可見她底名稱很多。

〔九〕宋洪邁夷堅志（卷四十二）：「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見之也。世但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不過如是。有以木手作黑字者，固已甚異，而衢人沈生之術，特爲驚聽。其法從占者各自書心疏，仍自緘封，用印蠟亦可，沈漫不知。既至，當門焚楮鏹而禱！沈居武雄營，門無聽事，只直頭屋一間，偈窄狹小，室僅容膝，供神九位，標曰，『侍卸王虛真人、太乙真人、南華真人』之類。先焚疏畢，乃入室中，磨墨濡毫，展幅紙於案，來者又增拈白紙成卷而實緘之，多至四十幅。沈接置於硯旁而出，雖垂疎簾，不加糊飾，了然可睹。沈同客坐伺於外，少則聞放筆聲，共入視，才有數字，只是報真人名稱爲何神。又坐食頃，復放筆，然後取其書，上有字皆滿，墨迹未乾。凡所謁，無不報。但每問勿許過三

事，錢止三百五十文。可謂怪怪奇奇矣！無用論其或中或否也。」

這位沈先生底手段有點作假，那疎簾與書案中間必定還有空間可以搗鬼，會變戲法底人大都可以說出來。至於他所請底真人當是道教的。「王虛」恐怕是「玉虛」。動筆底當然另有人在裏間，所以外間只可聽見放筆聲，進去看，墨迹還未乾！

關於扶箕底作偽，底下還要說到，此地先要研究「紫姑」名稱底由來。蘇東坡雖然有時把「紫姑」寫作「子姑」，但依早期底寫法仍以「紫」字爲正。道教徒每好用「紫」字來表示尊貴，或神異。也許「紫姑」底名稱與狐鬼有關。古時修道之士住在深山裏頭，見到美麗的女子多會當她是狐狸精，他可以用咒法來試驗她，如果她不露原形，便是仙女，或是已經得道底精靈。所以狐狸精也有成仙底可能，常人祇好尊稱她爲「狐仙」。狐仙在漢魏時代是自稱爲「阿紫」底。干寶搜神記（卷十八）有一段這樣的話：

「後漢建安中（公元一九六至二一九）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乃求之於空冢中，其人但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雞栖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假如紫姑與阿紫底來歷是相同的，那些降箕底神靈屬於何等就不難測知了。「紫」是衣，「姑」是稱呼，也可以解得去。而且狐仙能預知休咎也是民間普遍的信仰。但是還有一個可能

性，就是在干寶底搜神記（卷十六）裏還記着一位女仙紫玉。作者記紫玉是吳王夫差底小女，十八歲底年紀，才貌俱美，和一個十九歲底童子韓重相戀。紫玉教韓重底父母來求婚。夫差生氣不應許。紫玉因此結氣而死，死後，她又顯過靈。假如紫姑與紫玉是同一個人，我們也可以了解迎紫姑底風俗怎樣盛行於吳越底舊壤。我們讀歷史好像不知道夫差有個那麼多情的女兒，也不知道有個韓重，這無疑是民間傳說，但也不妨成爲信仰底對象。總之，紫姑姓何名媚，與她底橫死，初時不過是諸傳說之一，後來人們漸把老一輩底「紫」忘掉，只記得她；對於她底丈夫，是子胥抑是李景，卻還沒有定見。因爲寫文作詩底關係，誘動一般讀書人，以致後來臨底雖仍稱爲紫姑神，其中也有名人烈士了。

「十」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三）：「世南少時嘗見親朋間有請紫姑仙，以筭插筭箕，布灰棹上畫之。有能作詩詞者，初間必先書姓名，皆近世文人，如于湖，石湖，止齋者。亦有能作詩賦，時論，記跋之類，往往敏而工。言禍福卻多不驗。」

扶箕由婦孺請坑三姑降神作戲變爲士大夫底坦白占卜法當起於兩宋時代。張世南所記底于湖（張孝祥），石湖（范成大），止齋（徐昞或陳傅良），不過是諸多文靈詩鬼中底幾位而已。元陶宗儀也有類似的記載。

「十一」輟耕錄（卷二十）：「懸箕扶鸞召仙，往往皆古名人高士來格，所作詩文間有絕佳者，意必英爽不昧之鬼依憑精魄以闡揚其靈性耳。友人樵李顧元凱舜舉亦善此術，嘗招一仙

至，大書曰：『獨樂園主也，可命題。』衆以詠詩請，鸞不停留，作成長篇，自非熟於史學者弗能焉，殊不知此等爲何如鬼也。……』

蘇東坡也以爲紫姑不限於廁神三姑，在子姑神記已經說過，但在後人所集底仇池筆記裏，他又像認定坑三姑爲紫姑，其它降箕底神靈中也許有鳥獸底精靈。這或者也是信狐鬼存在所推出底理。筆記說，「紹聖元年（公元一〇九四）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托於箕筭，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又有入獄鬼羣鳥獸者託於箕筭，豈足怪哉？」

東坡信入獄鬼羣乃至鳥獸底精靈都會降箕，只得由他。可是他又忽然懷疑起紫姑不會說出「超逸絕塵」底話，這又未免在思想上有點矛盾了。這大概是因爲他在前頭所引底（四）（五）故事裏是很賞識紫姑底文才底。當時所傳底紫姑神不止一個，或者在此地所指底不是何媚罷。

關於宋朝請仙底方法，周密有一段記載。

〔十二〕志雅堂雜鈔（卷下）：「（胡）天放請仙法，先念淨天地咒，洞中元虛。次念北斗咒，咒斗。又次，願念揭地咒七遍；又口念揭諦咒七遍。畫將人字○，圈內先寫『煞』字。又次寫『魁、魘、魘、魘、魘、魘。』仍念訣。次念四句咒，云，『我今請大仙，願降蓬萊闕，騎鶴下雲端，談風詠明月。』不絕口念之。」

這咒，與現在請三姑所用底不同，完全是道教的。「魁」以下七字是北斗七星底祕名，在道教經籍裏常見。現時鄉間婦孺輩請仙只念着像「我今請大仙」一類鄙俚的咒語，一面燒楮錢，一面誠意地念，經過相當時間，大概從十五分至一點鐘，神就下降了。高尙的箕壇有時也不用咒語，只要拈香叩頭默禱就可以致神。上頭說過降神也不一定要藉着箕筭，若有精靈附在_人身上，那人也可以直寫下來。這方法或者不能與扶箕併爲一類，只可說與扶箕有關係而已。清人對於這方法有「筆錄術」底名目。

〔十二〕焦循憶書（二）說：「鍊筆錄之術，相傳以前輩能文者一人爲主，齋戒持符祝四十九日，其鬼卽來附於腕下。甘泉朱生嘗爲之於古寺中，久之，言語舉動皆異，蓋形是而人非矣。其家求張天師禳之。天師曰：『此鬼奪人舍，比他罪爲大。』乃焚火一盆，書符數日，用手從朱背上攫之，擲火中，作聲。朱遂昏臥，醫治百日方痊。書此以爲學者戒。」（叢書集成二九六六。）

焦理堂先生是個精於易學底人，當然會信幽靈，但對於鬼附身上，他卻要戒學者去做。這不幸的朱生也許是遇見惡鬼，不教他寫好文章，只會教他露鬼形罷。明人陳良謨也記一段故事，或者也是筆錄術，因爲「有形有聲」絕不會是鬼，非附在人身不能如此。

〔十四〕見聞紀訓：「鉛干朱氏（名南），鬼降其家，有形有聲，能作詩。與其館賓范生常講毛詩、論孟、子史之文，一一可聽。人間吉凶，大書以示。凡文人至，必贈以詩。如此

者將一年，其事甚異，多不能盡述。時嘉靖改元（公元一五二二）也。」（叢書集成二六八八頁六九。）

第二章 箕仙及其降筆

上頭說過降箕者不定是紫姑，自宋以後常有「山人」，「道人」，「居士」，「仙子」之類，乃至歷代名人都可以由箕招致。因爲閨中兒女在正月十五夜所請底坑三姑已不能滿足文人學士鬪詩比文底要求，問功名前程也不如兒女們卜蠶桑那麼單純，所以降箕底也得有點「學問」才成。扶箕是隨着科舉盛行起來底。赴試底舉子一方面要預知試題，一方面又要知道科名底成敗。若是功名不成就，就要問爲什麼，有什麼補救底方法。這個無形中約束了秀才舉人們底品行，使他們積些陰德陰功。除了卜命運以外，還可以請仙來唱和或猜謎，或講究技術醫藥等事。大體從扶箕盛行之後，已有一種專門替人扶箕底職業家到人家去趁熱鬧底。他們有時也設箕壇在自己家裏或祠廟裏，有時請定一神，有時請來才知道是那位神靈。在「言歸正傳」之前，降箕底神靈多有詩詞表示自己底身世。扶箕家也像有一套熟誦底詩文，一扶就很快地寫出來。要不然，就不能顯出神靈底妙慧。以下且把降筆與降靈者底種類臚列出來。

(甲) 箕仙自道身世

有許多箕語沒說甚麼，只把神靈自己底身世略述幾句就回駕底；有些先說明降臨底是誰然後回答問題底；後者底例比較多些。但自道身世每是扶箕底慣例，如愕綠華（故事一）自己先

說是南山人，且說她於宿命時曾爲師母毒殺乳婦等事，實爲介紹自己而言。今依次序，列出自道身世底幾個箕仙來做例。

〔十五〕陳平 夷堅志（卷四十）：「餘干冕山道人陳氏子文叔少習儒業，後從里人許子推受召致箕神之術，該奇譎怪，殊駭聽聞。凡來求文詞者，落紙輒千言，筆不停綴，所談皆出人意表。淳熙戊戌（公元一一七八）有曹廷者乞詩。廷賦性澆樸，立書二十八字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誠？識破鳶飛魚躍事，自知萬物不離誠。』語脈暗合其旨，他所作盡然。神自稱蓬萊紫霞真人。是後靈驗日著，好事爲之大啓醮筵以奉之，且能驅邪治病。每書牒必須黃紙重奏。已焚者，復能致其真墨色，視初略不少變。一夕，憑人言曰，『吾本漢謀臣曲逆侯陳平，緣常用兵家奇計，謫墮塵世千年，今限已滿矣，當還仙境。吾從此逝，明日不復來矣。諸君珍重。』愴恨而別。自是聲滅迹絕，陳子仍爲儒云。」

陳平仙號蓬萊紫霞真人不知出自何典，真靈位業圖也沒有這名位，大概是降箕者底自號罷。清鄒弢三借廬筆談也記丁丑（光緒？）年蘇州桃花塢周姓請乩，有紫霞真人降壇，未知這位也是陳平不。

〔十六〕宋欽宗

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十六）：「……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

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

爲之凄然。」

〔十七〕岳飛（一）宋郭彖睽車志（卷一）：「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懟？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左司周濟美說。）」

（二）志雅堂雜鈔（卷下）：「胡天放能降仙。二十年前，有三舉子降仙卜前程，云，『前程事，呵呵！如今只如此，向後欲如何？』又嘗請仙，箕忽踊躍可畏，經時，書一詩云：『百戰間關鐵馬雄，尙餘壯氣凜秋風。有時醉倚吳山望，腸斷中原一夢中。』後大喜一「鄂」字。人始知爲武穆也。」

（三）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三十七）：「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詩云，『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疎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又云，『強胡擾擾我提兵，血戰中原恨未平。大廈已斜支一木，豈期長脚誤蒼生？』某請書名，則曰，『我二人，前陳搏，後岳飛，一仙遊，一屈死，生死雖不同，然彼之清風，我之精忠，今日同歸於不死矣。偶同過此。』某又問，『今秦檜亦托生否？』又書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後各留名。奸忠總在斯文斷，焉有來生與再生？』據此雖非陳岳二公，觀其詩文，明爽氣健，且有理致，是亦文名之士歟？」

(四)明周暉金陵瑣事：「某請仙，降書者是岳武穆。因問，『將軍恨秦檜否？』仙書詩一首，中聯云，『出師未捷班師急，相國反爲敵國謀。』」

以上(一)(二)(三)(四)三則，堅瓠八集卷四，二集卷四亦引載。陳希夷可與岳武穆同行，真是神仙界所有事！岳武穆詩未免平淡，是俗書生底見解，不是名將軍底襟懷。

〔十八〕光遠 遊宦紀聞 (卷三)：「近時都下有士人，許其姓者，能迎致大仙，所言多奇中。嘉定壬午 (公元一二二二) 之春，三山黃公朴同一二朋友訪許，叩功名大略，即書『沙門光遠降。』先作自讚，曰，『伸脚自由，屈脚自在。不知十二部尊經；不識三千條大戒。醉後高歌，無障無礙。當時若見闍王，任他枷鎖杻械。』……光遠乃昔時雲游入蜀，至青城山丈人觀，不爲道士所禮，僞爲繡衣出巡，盡黥觀中向來不禮之人。南僧不許入蜀者以此……」

看來光遠是個無賴僧，他也成道，道真玄妙難想了！據他自讚底末二句，他也自知會有見闍王底一日。若從他生前對待丈人觀道士底行爲，他早就是一「大妄語成，墮阿鼻獄」之流，何以還能到世間來降箕呢？

〔十九〕關帝 明田藝蘅 留青日札 (卷三) 武安王條：「……有客爲余召箕。一日降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耶？』復書曰，『諾。』余曰，『聞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見公之英靈

千古不昧，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於言表矣。……」〔叢書集成據紀錄彙編本，二九一八，頁一五〇。〕

關羽顯靈底第一次，依三教搜神大全（卷三）說，「宋真宗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十月十七日夜，有神人自空而降，奏曰，『臣乃上天直符使者，玉帝有勅，后八日有聖祖軒轅降於宮闕。』言訖而去。……」祥符七年因解州鹽池建聖殿，觸蚩尤神底怒氣，皇帝求張天師收伏。天師乃舉關將軍，果將蚩尤神降伏了。皇帝於是命王欽若賚詔到玉泉山，賜『義勇』額，封『武安王』徽號。宋徽宗又加封他爲崇寧至道真君。這「崇寧」底徽號，據傳說是徽宗夢中與他相會，他求封號，恰巧案上有一枚崇寧錢，皇帝便指着賜給他做徽號。郎瑛七修續稿（卷四）說，「桑榆漫志：關侯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顛，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又爲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旣爲神將，聽法使矣；解州顯異，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黠鬼假焉，亦難必其無也。……玉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旣援作普淨之事，復輾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爲伽藍之說，故僧家卽妄以公與顏良爲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隔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爲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爲監壇門神侍者之類也。此特褻公之甚。」

關帝底被尊崇，到明朝才達到極盛時期。清初因爲各處用武，關於關帝顯靈底事越多，朝廷也把他推尊爲武聖。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諭說：「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

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論定，豈得謂公？從前世祖章皇帝曾降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威烈，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刊載傳末，用垂久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刊，此旨一體增入。」從此以後，「關聖」，「關帝」底徽號替代了「關王」，「關老爺」，再加上「伏魔護國」四個字，所以崇拜底人越多，顯聖降筆底事也就分布到各處了。除掉祕密社會以外，士庶家庭乃至商店歌臺底崇敬關帝，多半是因爲他會「伏魔」，不是崇拜他底「忠義」。

〔二十一〕葉小鸞 清陸長春香飲樓賓談（卷二）：「湖濱喬，祖師堂供奉崑壇，甚著靈應，才鬼詩仙，時托名「真人」以神其迹。道光丁酉（公元一八三七）八月，吳江葉小鸞聞秀降乩三絕句云，『家住吳江路未賒，吟詩曾也吐瓊葩。返生香稿猶然在，浪被人傳萼綠華。』『星筭霞帔一身閑，來往丹山翠水間。底事五湖拋不去，又騎彩鳳到塵寰。』『瑤壇小結敞重扉，林屋山光入望微。最好夜深花影寂，曲廊時有紫鸞飛。』末署『吳江葉小鸞題。』又云，『頃從瀟湘玩月，回至具區，見七二芙蓉，黛痕如拭。水天一色，星月交輝，彷彿濯魄冰壺，置身瑤闕，世間有此清涼界，不必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倚鳳書此，博諸子一粲。』書

畢，乩遂寂然。小鸞舜華早謝，不無紅顏之嗟，今觀其詩，當已在靈妃鸞嬪之列矣。」

葉小鸞，吳江人，字瓊章，一字璠期，生於明萬曆丙辰，卒於崇禎壬申（公元一六一六至一六三二）在世十七年。她底父母對於她底早夭很感悲痛，爲她刻返生香遺集。集中附竊聞及續竊聞二章，是她父親葉紹袁「敦延鑾馭」底紀述。箕語糝雜佛道，頗爲怪誕。這位一死就回去當「月府侍書女」底閨秀，不久便與她底父親在箕盤上交通。在吳江一帶，她底降筆當屬不少。返生香刻本很多，最初是葉紹袁自己刻底午夢堂集，此外有嘉慶二十三年刊底綠滿書窗六種本，咸豐六年王壽邁刊底硯緣集錄本。最流行的掃葉山房石印本，是從光緒二十二年葉衍蘭底寫刻本翻印底。返生香裏底詩有幾成是小鸞自己寫底這裏不能討論，我們可以想像自她底詩集刊行以後，景仰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年幼的女詩人底人們必定是很多的。

〔二一〕張賓 清 人 穫 堅 瓠 八 集（卷二）：「康 對 山（海）叩 乩 仙，忽一神降，書曰，『吾張 右 侯 也』。對 山 問 何 時 人。曰，『子不讀晉 書 乎？吾石 氏 輔 臣 張 賓 也。少有大志，韜略，自期爲眞 主 定 天 下，不意值亂世，失身僞朝，雖言聽計從，稱爲右 侯，而以功論之，曾不如管 樂。嘗與橫 林 子 相 對 而 歎，中夜感激，未嘗不血淚交流也。吾子生盛世，魁多士，雖曰不顯，愈於鄙人遠矣。』對 山 又 問：『橫 林 子 爲 誰？』曰：『苻 堅 相 王 猛 是 也。與余皆事虜主，各懷不滿，至今鬱鬱在鬼錄。……』擲 筆 而 退。』

張 賓 是 後 趙 中 山 人，字孟 孫，博涉羣書，自擬爲張 子 房。石 勒 用 他 底 謀 略 得 以 建 國，封漢

陽侯。勒稱呼他爲「右侯」，不叫他底名字。康海是明弘治狀元，因救李夢陽結交劉瑾，後瑾敗，落職，鬱鬱不得志。這故事大概也是從明人筆記轉錄底。

〔二二〕史可法清袁枚子不語（卷十九）：「揚州謝啓昆太守扶乩，灰盤書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文山先生，整冠肅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庸臣史可法。』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爲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問自己官階。批曰：『不患無位，患無以立。』謝無子，問，『將來得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已成神乎？』曰，『成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畢，索長紙一幅。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爲雙勾之，懸於廟中。」

因修祠而神來降筆，自稱天曹稽察大使，不曉得所司何事。至於自撰祠聯，上句歸罪「氣數」，下句像是自己誇讚，恐怕史先生生前底性格不是如此罷。

〔二三〕何仙姑 堅瓠八集（卷三）：「一人請箕仙。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問曰，『洞賓先生安在？』箕卽題云，『開口何須問洞賓？洞賓與我卻無情。是非吹入凡人耳，萬丈長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

何仙姑與呂洞賓有何祕密，於書無可考。這四句也不像仙家底話，簡直是俗人見解。關於

這樣的語氣，在「扶箕行」中想很常見，試再舉一例。

〔二四〕巫山神女 處州府志：「青田有扶箕者，有禱輒應。客問曰，『箕爲何神？』曰，『吾巫山神女也。』客戲之曰，『昨夜曾與襄王會否？』箕書詩曰，『此段姻緣夢托成，襄王與妾本無情。至今落在詩人口，萬古長流洗不清。』」

用韻用意與上節一致，說不是互相鈔襲，誰肯信？

扶箕底人們時常請仙反請到鬼。鬼降箕底事有時是告訴，有時是遺興，現在選出幾段故事列在下面。

〔二五〕退思主人 清百一居士壺天錄（下）：「秦中何刺史者，素善扶鸞，降壇者皆明誠意伯劉公也。一夕，誠意伯降壇，云偕一神來，乩卽飛動如珠走盤，頃刻得一詩云：『退卻紅塵閱半年，思來子女倍淒然。主持內政承佳壻，人到齊眉不羨仙。』刺史瞿然而驚。蓋其岳別號退思主人，詩每句冠首則『退思主人到』五字也。退思主人曾督西南軍務，遭讒罷職里居，病歿後，已爲松江府城隍矣，故云。神自此時或臨壇，談生時舊事，傍人不知者，乩則一一書之。……刺史偶倩人畫圖自況，……畫甫卒業，而岳已臨壇，因呈閱。乩遂題曰，『承先啓後圖』，筆迅掃如風，綴以古風二十四韻。……自此遂寂，請亦不復至矣。』

〔二六〕女縊鬼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姑妄聽之（四）：「多小山言，嘗於景州見扶乩者，召仙不至，再焚符，乩搖撼良久，書一詩曰，『薄命輕如絮，殘魂轉似蓬。練拖三尺

白，花謝一枝紅。雲雨期雖久，煙波路不通。秋墳空鬼唱，遺恨宋家東。』知爲縊鬼，姑問姓名。又書曰，『妾係出吳門，家僑楚澤，偶業緣之相湊，宛轉通詞。詎好夢之未成，倉皇就死！律以聖賢之禮，君子應譏。諒其兒女之情，才人或憫。聊抒哀怨，莫問姓名。』此才不減李清照，其『聖賢』『兒女』一聯，自評亦確也。」

〔二七〕程季玉 壺天錄(下)：「蘇城桃花塢謝綬之茂才於九秋月白風清時率二三同志扶鸞爲戲，忽有洞雲仙子降壇。(四六一章) 詩四首。詩文長不錄。……茂才請示姓氏，又書云，『余程氏，字季玉，吳興人。幼讀詩書，解韻事，於甲子十二月二日被營兵擄逼，不從，自經，時年十四，薄葬虎阜白骨塔中。』再叩之，則寂然矣。後茂才告於同人，訪其事實，上於當道，爲之請旌云。」

甲子年是同治三年，太平十四年，是年十二月正當天京攻破之後不久，官兵到處淫掠，這位程季玉想也是被蹂躪者之一。

〔二八〕陸峻之 同上書：「金陵陸峻之一生忠厚待人。非禮之事，勿視勿聽。人笑其迂，陸自若也。里中設立乩壇，難疑雜症，躬任發方給藥，歷久不倦。乙亥夏(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下世。鄉試後，有句容士子某詣壇，詢問陸生前事甚詳。衆異之。據云：『僕居句邑某鄉。鄉有千餘戶，因應省試，先期設壇求乩，示中者幾人。降乩者，本鄉土穀神，自書係金陵陸某。因叩住址，卽書：可到省城東隅某仙壇一問，卽知底細。云云。』衆盡以陸生之生平告

之，歎惻而散。」

（二九）來鶴樓女仙 同上書：「平江來鶴樓向設乩壇，時當春暮，有數客效扶乩。俄而乩動。（吟詩數首。詩長不錄。）……方知其金屋羈魂也。又叩來鶴樓創建之由。（答以詩。）……味其詩，蓋藏嬌之所也。時有求現色相者，乩奮書。……詞嚴義正，衆益敬仰。一夕，又臨乩曰，『子蒙太乙慈尊解脫，召赴騫林，不可無詩贈別。……』自此寂然。其它所作詩不下數千言，不能盡記云。」

〔三十〕觀雲仙子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灤陽消夏錄（二）：「庚午秋，買得埤雅一部，中摺疊綠箋一片，上有詩曰：『愁煙低幕朱扉雙，酸風微憂玉女窗。青燐隱隱出古壁，土花蝕斷黃金缸。草根露下陰蟲急，夜深悄映芙蓉立。濕螢一點過空塘，幽光照見殘紅泣。』末題『觀雲仙子降壇詩，張凝敬錄。』蓋扶乩者所書。余謂此鬼詩，非仙詩也。」

鬼降壇時，沒有不淒涼的。堅瓠四集（卷一）有過夏子乩詞，褚氏以爲唐時舉子下第，恥歸故里，每僦居寺刹，謂之「過夏」，此過夏子或是金台殞恨，玉樓賣志之人。袁枚續子不語（卷七）也記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溔扶乩，女仙王小筠降。壇友孟某見她底降壇詞句頗涉豔麗，恐致邪祟，要燒退神符。乩斥他不應當如此。又說她與孟有夙緣。她前生是在大堤下淹死底。第二天她又降乩，末後寫兩字「珍重」就去了。這類「秀才遇女仙」，說彼此有宿緣底乩示，也是常見的。在記載中，有些是有小說意味底，所以對於扶箕沒有多少

研究底價值。

(乙) 箕仙預告事情

扶箕本是占卜底一種，它底流行多由於文人官僚底信仰。文人扶箕大概起於宋朝，而最流行的時期是在明清科舉時代，幾乎每府每縣底城市裏都有箕壇。尤其是在文風流暢底省分如江浙等省，簡直有不信箕仙不能考中底心理。扶箕爲問試題，問功名，一次底靈驗，可使他終身服膺。居官時，有不能解決的事，也就會想到扶箕。像葉名琛因信箕示而失廣州一類底事，恐怕也不少見，不過記載缺乏，後人不能盡知罷了。年來北平某公因信箕示而不去當傀儡，廣州某公因信箕示而舉兵造反，利害雖然不同，信箕示底勢力可以說不比科舉時代減少。現在把科舉時代問箕底事情略舉在底下。

一問試題

回答題目底箕示用隱語或謎語底很多，直點題目底卻很少。

「三」直示題目 夷堅志（卷四十三）：「鄧端若少時傳得召紫姑咒，而所致皆仙女，喜作詩。紹興甲子歲（公元一一四四），科舉將開之前，在家塾與數客會食，或請邀問試闈題目者，誦咒才畢，仙已至，乃盡誠叩之。答云，『經義賦論，吾悉知之，然天機嚴祕，不容輕洩，姑爲預言省詩題，慰諸君意。』於是大書『秋風生桂枝』五字。客皆不信。已而果然。一

【三二】預示文題中二字 同上書(卷二十一)：「莆田方翥，次雲，紹興丁巳(公元一一三七)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於是以題目爲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洩。』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翥時年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禮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爲之。是歲舉子多，分爲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我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翥試前賦，中魁選。……」

【三三】猜謎式的指示 子不語(卷二十一)：「康熙戊辰(公元一六八八)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衆人大笑，以仙爲無知也，而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三節。』」

「又甲午(公元一七一四)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衆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這兩段故事，上段也屬預示題中二字，下段「署」用拆字法，預告題目有四個「者」字。而「不可語」卻又近乎邪僻了！但看真了，也近乎兩可之詞。如題出底不對，就解作「不知」「不可語」也沒人敢說箕仙不對。

「三四」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嘉慶丁卯（公元一八〇七）浙江鄉試，有人以闡題叩亂仙。批云，「內一大，外一大，解元文章四百字。」及出題，乃「天何言哉」三句。「一大」者，天也，「內」「外」者，題內題外也；「四百字」，則指「四時」「百物」矣。」

這樣猜謎式的回答，使我恍然覺得科舉時代詩鐘與燈謎底盛行，原來是士子練習來解釋箕示底一種法寶。

「三五」清薛福成庸盦筆記（卷六）：「道光甲午（公元一八三四）科，江南鄉試，題爲『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有先期扶乩問題者。亂盤大書『唐伯虎』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必有六『如』也。因檢論語，得『執圭』一節。爲文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人，而六在會課中，惟李玉泉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

「又道光癸卯（公元一八四三）科，浙江鄉試題爲『子曰，加我數年』，兩章。杭州諸生亦先期扶乩問題。亂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無能解者。及題既出，始悟題之上爲『於我如浮雲』之『雲』，題之下爲『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於『葉』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亂書『紅葉』之『紅』字亦有著落矣。」

道光十四年底『執圭』試題，箕示以『唐伯虎』，因為伯虎號六如。這樣射法不能說是十分準確。因為六如不一定是唐伯虎，宋朝有全州進士唐伯虎，並不號六如（見宋王鞏隨手雜錄）。而且『執圭』一章實有七『如』，『入公門』一章也有七『如』，箕示實在不切當。清牛應之雨窗消息錄（卷三）也記癸卯年『白雲紅葉之間』底試題，作者說這事出現於荻槿純陽宮，降箕底是關帝。關帝是正直忠義的，洩漏題目給少數人，未免有點不直罷。清代考試，弊端很多，焉知這不是主考或他身邊底人與外邊交通，藉箕示來掩飾呢？陸長春香飲樓賓談也有同樣底記載。可知這回底箕示被一般擅於猜謎底秀才所稱道底時間很長。

〔三六〕壺天錄（下）：『蘇閻萬童生扶乩，問試題。降乩者為玉壺寓公，云，『題在論語中，孟子上。』更求詳示，復書一『六』字而去。及入場，題為『娶同姓謂之吳』六字。由後思之，果不謬也。』

這簡直是沒回答。『六』字除字數外，與題旨有什麼關係？『論語中，孟子上，』六字為句底文很多，更不知所謂。

〔三七〕清吳癘疔客窗閒話初集（卷一）：『某年童子試，諸生羣集請仙。鸞書曰，『今日上真皆赴元帝會，不暇降壇，命我土地權攝。諸生何問？』衆曰，『明日小試，請問試官所命何題？』鸞曰，『題目在我堂內，爾等自往尋之。』於是衆皆執香入土地祠堂，跪拜訖，遍覽一週，並無隻字。拜禱之，鸞不動矣。皆腹誹土地謬。翌日赴試，題紙下『土地』二字。此神

可謂現身說法。」

這個题目的確難猜。假如土地祠內連香爐燭台等等都沒有，也許可以猜到土地底偶像。所以猜題也不見得能猜得準。

〔三八〕子不語（卷十九）：「撫州太守陳太暉未第時在浙鄉試，向乩神問題。批云，『具體而微』。後中副車，方知所告者非題也。」

這個問題底可謂晦氣！他若不從『具體而微』底意思去預備文章，也許解元也有他底份。

二功名

這本與問題目差不多，但問者或於文章已有把握，或已得到官職，所要知道底只是前程如何。這樣的問法，時間比問題目還要早些。但有時也會有所問非所答底現象。

〔二九〕宋徐鉉稽神錄（卷六）：「江左有支馘者，餘千人，世爲小吏，至馘獨好學爲文，竊自稱秀才。會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鬚，使畫盤粉以下。馘見家人爲之，卽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宛成『司空』字。……馘後爲金陵觀察判官檢校司空。……」

〔四十〕夷堅志（卷十三）：「吳興周權，巽伯，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知衢州西安縣，招郡士沈延年爲館客，邀至紫姑神。每談未來事，未嘗不驗。尤善屬文，清新敏捷，出人

意表。周每餘暇，必過而觀之。嘗聞窗下鵲噪甚急，周試叩曰，「鵲聲頗喜，未審報何事？」即書一絕句，末聯云，「窗前接接緣何事？萬里看君上豹關。」周笑曰，「權乃區區邑長，大仙一何相奉過情耶？」是日，周與小吏執箕，箕忽躍而起，奮筆塗字。俄而昂首舉筆向周移時，若凝視狀，諸人皆悚然。徐就案書數十字，大略云，「……三七日內，必有召命之喜，當切記之，毋謂謔語。」時十月下旬也。至十一月十三日，大程官自臨安來報召命。越二日，省帖下，以周捕獲偽造楮券遷一官，仍越都察審察。距前所說十八日云。」

〔四一〕明閔文振涉異志：「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設像傍侍者曰張太子。永樂戊子（公元一四〇八），士人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墜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文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蓋『王英高中』四字也。是秋果然。……」

四句詩暗藏四個字，也是占卜文字裏所常見的。這是一個好列。

〔四二〕明董穀碧里雜存（下）：「成化中，杭郡庠生陳璟，陳珂，以功名事扶纓召仙。仙至，題詩曰，『天風吹我上湖山，回首中原只慘顏。一紙靈符來野壟，又騎黃鶴到人間。』二生問，『前程如何？』書曰，『二子皆有成，但令弟更顯達耳。』二生請問大仙姓名。書曰，『吾宋岳飛也。吾有心事，爲子白之。』其詞曰：……（詞長不錄）……二生曰，『他日功名有成，卽以此歌立石於廟。』又書曰，『自頌功德，非臣子所宜。汝若立石，吾以雷霆碎之。』後璟中會試，爲蜀府長史；珂中進士，至大理卿，果如其言。……」（全文見叢書集成）

二九一一所據鹽邑志林本，頁八四。

〔四三〕子不語（卷二十一）：「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寧海陳大司空家。衆人請仙，公亦問終身。乩判云，『余趙子昂也。』五字宛然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乩隨判詩一首，云，『莫笑吾身事兩朝，姓名久已著丹霄。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寒氈歎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終。」

〔四四〕同上書：「劉大槐丙午下場請乩。乩仙批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爲壬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四五〕閱微草堂筆記（卷四）灤陽消夏錄（四）：「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里。』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別途進身。及癸巳（公元一七一三，康熙六旬慶典。）萬壽恩科登第，方悟「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併『前程萬里』之說亦驗。」

〔四六〕清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道光戊子（公元一八二八）鄉試，余年十七。闈前，偕二三友人閑游西湖，行至蘇公祠，見人在內扶鸞，因入觀之。其仙則呂祖也。其人多應試者，叩功名事，答以儻語，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余固不之信也，第見人均肅恭致問，姑長揖問己之功名。乩忽奮迅大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戊子距甲子三十六年，衆皆視余而笑。余亦笑而出，曰，『不靈。』乩復書曰，『到期自知。』衆追而告余。余又一笑置之。然自是

屢躓秋闈，至同治甲子（公元一八六四），余年五十三矣。時在寧郡總辦釐捐局務，浙江甫經收復，並不開科。余偶憶乩語，輒笑其誕。至冬間，左季高爵相薦舉浙江人才，以陳魚門，丁松生，及余應詔。奉旨以直隸州知州發往江西補用。……後見劉崧嚴中丞，在坐有言乩仙不可信者，余因述『甲子舉人』一說以證之。中丞沈思良久，曰，『如子所言，乩仙頗可信矣。子非於甲子年薦舉人才乎？明明是甲子舉人，何尙不悟乎？』余聞是論，不覺恍然。憶乩語誠巧，或真有仙降耶？」

〔四七〕清胡承譜續隻麈譚（卷下）：「丙子丁丑間，虞山有扶乩者，王漢階先生來降，時某學使方校士，言自玉峯巡場來。問某某有名未？曰，『無』。某某如何？曰，『已取』。案發果然。頃之去，乩復動，稱『天下第四人』，則何義門老人也。來尋金壇王二。或求題小圃，書曰，『近自然』，筆跡宛如生前。夫生英而沒神，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獨漢階先生行本居一，而易稱二，未知何故。義門老人既稱爲『天下第四人』，則以上三人未知其皆爲誰。惜當時問者率意禱昧，未曾逐細訊厥明白耳。蓋聞之二山何飛鳳云。」

爲功名問乩，往往也會所問非所答。如問科名而答以試題，問自己而答以別人，未問而乩自說出，或用戲謔的態度指示，或藉乩譴責，方式很多，現在舉幾條出來。

〔四八〕子不語（卷二十一）：「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繆大恚，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四九〕同上書（卷十六）：「揚州吳竹屏臬使，丁卯秋闈，在金陵扶乩問中否。乩批，『徐步蟾宮。』吳大喜，以爲館選之徵。及榜，不中。是年解元乃徐步蟾也。」

這與問自己中否無關。說他人中，未必就是指示自己不中。「六十登科」不能說是指遇題目有「六十」字眼底時候就中底意思。中國文人每好猜，好附會，影響到文章上，把重要的字省掉，以爲「古潔」，所謂「蠢才」，當是指此輩而言。這種箕示也可以說是低能的。

〔五十〕壺天錄（下）：「丙子（光緒二年，公元一八七六）春闈後，蘇郡某孝廉之父望其子甚切，請乩示以中否。乩詩云，『爲築花窠燕子忙。香泥枉自落空梁。』壇中人味語不吉，復叩，『獲雉者誰何？』續書云：『一枝紅杏蘇隄畔，贏得馬蹄都向陽。』後得南宮榜，乃知『窠』者『科』也；『子』者『子』也；『落空梁』者，未獲登科也。『蘇隄』，吳也；『一枝』者，一姓也；『馬蹄』者，四數也；一章，一汪，兩王姓，皆陽韻，故曰『都向陽』也。」

這樣指示，真要善於猜謎底才能理會，否則只好等到事實成就以後慢慢去曲解罷了。

〔五一〕清鈕鈎觚臚（卷六）：「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公元一六九六）科，祖襄典試，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汗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爲之雪冤，適被召入京，未果。……」

冤鬼入場破壞考生功名底事例很多，但由鬼用箕指示考官底真不多見。人如有過失，在考場裏很容易發起自問自悔底心情，覺得良心上實在過不去底，有時甚至自殺。將考卷塗汙，或不做文章而自寫供狀底，幾乎每場都有。在箕裏所示底「仇生」，也許只是祖公從汙卷中得來底暗示，因而壇上降了李奉河罷。

〔五二〕清采蘅子蟲鳴漫錄（卷二）：「乩仙有極靈者。王樸軒言：己未冬，與同人集建德觀請仙，各問安硯之所。魏可齋者，判云，『秀而不韻。』當時不解。後就憚中丞幕，不久，憚薨，而接受毓中丞，乃知『秀』中含『毓』姓，而『韻』『憚』同音也。此外壽姓者，判云，『周南召南』，以居停之名與詩也。又某，判云，『水漫金山待老僧』，得高安縣館，悟水至則高處者安也。惟樸軒云，『章門對岸』，則現來崇仁，殊不應，不知靈於何日也。」

這些判語也都是事後猜得底。在許多事情中，總會碰到一兩件，在意義上，字音上，或地域上，偶然相符或略似底情形，信者便詫為靈驗了。

〔五三〕客窗閒話初集（卷一）：「大比之年，有父子同叩鸞仙，問得失。鸞書曰，『速往南行，路遇瘋僧，問之不已，可決前程。』父子大奔而去。其子年少足捷，果追及一僧，問之不應，牽袖苦纏不休。僧瞪目大罵，曰，『入你娘的！中！』生怒欲毆，經衆勸釋。是科其父捷，始悟其言。」

這是豈有此理！原來箕仙底下級意識也沒除淨，可怪。野僧底話，如在『的』字一頓，意

義是完全不同的。既然『瞪目大罵』，依理就不是笑着說，也就不會說『入你娘的中』了。

〔五四〕同上書：「有諸生羣集鸞壇問功名者。鸞書曰，『趙酒鬼到。』衆皆詈曰，『我等請呂仙，野鬼何敢干預？行將請大仙劍斬汝矣。』鸞乃止而復作曰，『洞賓道人過此。諸生何問？』諸生肅容再拜，叩問科名。鸞書曰，『多研墨。』於是各分硯研之，頃刻盈碗，跪請所用。鸞曰，『諸生分飲之，聽我判斷。』衆乃分飲，訖。鸞大書曰，『平時不讀書，臨時喫墨水。吾非呂祖師，依然趙酒鬼！』諸生大慚，而毀其壇。」

這個戲弄得好。科舉時代底讀書人真是平時不讀書底多，偶因僥倖，中得一科兩榜便驕傲起來。這班人當中必有一兩個稍有『胸無點墨』底自覺心因而想到『喫墨水』底譏誚底。從這暗示引起趙酒鬼底再來，請大衆喫墨水，真可謂對症下藥。

三生死

問命運，子女，生死底箕卜中，以預告死期底爲最多，也有說到前生事業底。

〔五五〕明莫是龍筆塵：「近時有善召乩仙者，術甚奇。余偶過上海潘方伯家以他事召仙，而余適入坐。然余未有意求問也。方伯強余叩之。因焚香，稽首甫畢，而仙至，運乩大書：『雲卿前揖，生欲接浙，何以罄悃？莫生能爲右軍點畫，左氏文章。捫蝨高談，宛王景略之玩弄；圍棋遺興，幾謝安石之風流。眼底尙物何人，今乃拜手玄教，欲知生前因乎？生原玉帝右

史，爲草酒中勅，待罪數年，得謫今世。』余問，『何勅？』『便是立世宗勅，還記否？生酒中所草者詞極佳，子但不應酒中撰。代子一傳，何如？』

這話沒憑沒據，怎樣信得過？

〔五六〕清張泓滇南憶舊錄：「……時媼家金某爲瑞昌令，與先大夫有忘年之好，訪之，握手道故。金公言署中別祠有元君降乩事。先大夫齋禱卜歸隱。乩動，直書曰，『將軍莫把雄心退，列戟門前大可觀。』又祝子嗣維艱。復書曰，『不是傍枝不發枝。』後先大夫官終三品。先嫡慈白太夫人因病無出，余爲馬太夫人出。乩語皆驗。」

〔五七〕壺天錄（下）：「揚州萬佛樓未被災時，有二士子，皆巨家也，借其樓下扶乩問子，同許大願。謂樓名萬佛，未必足數，倘獲生子，情願補足，存者悉爲裝金。盤上判一詩云，『德門有後不須求。神火光中一例收。願大難償償大願，請看永叔自千秋。』下書『顛僧漫筆。』當時不解所謂。未幾樓災，都轉歐陽崇如履新，命湘鄂四岸票商集貲復建，有不敷者，自任之。始悟『永叔』者，隱示以歐陽姓也。」

〔五八〕清錢泳履園叢話（卷十五）：「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咏，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涓得信，卽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亦奇矣！後侍護兄春浦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

燕雁之代飛，更奇。」

〔五九〕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二）灤陽續錄（四）：「溫鐵山前輩嘗遇扶乩者，問壽幾何。乩判曰，『甲子年華有二秋。』以爲當六十二，後二年卒，乃知『二秋』爲二年，蓋靈鬼亦能前知也。」

「又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子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注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

第二段故事裏底乩仙可謂答得很圓滑，但也是真話。世間真能知道人底死期底，也許只有預定自殺底或被判死刑底罪犯與判人死刑底法官罷。

〔六十〕子不語（卷九）：「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爲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勳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能解者。後公爲保定總督，劾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紅草」可射作「朱藻」，但「秋」字射什麼？如說「秋紅」射「朱」，那就無從捉摸

了。

四國事

關於國事底筭詞多近於讖語。例如：元末江南大亂，輟耕錄（卷二十七）記有乩詩預言當來的情狀，說，「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驟車志（卷二）記李若水得關大王書，預言靖康禍變。閩中小記（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記事之八）記明英宗張經奉命討倭之前，關聖降乩詩，「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相思夢，雨暗關河路不通。」終爲趙文華所譖而死。至於直說出來底也有，但也不免有語意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底情形。

〔六一〕宋張端義貫耳集（卷下）：「均州武當山，真武上昇之地，其靈應如響。均州未變之前，韃至，聖降筆曰，『北方黑煞來，吾當避之。』繼而真武在大松頂現身三日，民皆見之。次年有范用吉之變。韃犯武當，宮殿皆爲一空。有一百單五歲道人，首殺之，則知神示人有去意矣。」

這真武神可謂太不負責任，有難苟免，還說什麼福國佑民？而且真武底坐鎮方面原是北方，北方底黑煞來到，正該由他去撲滅，他反而跑掉，使那一百單五歲底道人被殺，真是可憐。信者不能解釋，只好說是劫數應當如此。

〔六二〕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六）：「至元十三年（公元一二七六），江南初內附，民間

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曰西江月者，鏤刻於紙，黃紙模印貼壁間。其詞曰，「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這首西江月，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七），「候」作「後」，「作生涯」作「甕生涯」。陶氏以爲是真武降筆，而程敏政宋遺民錄則以爲是劉秉忠所作。郎氏解說，「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德祐封爲瀛國公時，至順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是知乾坤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時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龍蛇繼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卽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豈非『龍蛇繼馬』耶？『古月一陣還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當初指望甕生涯』此寧宗之後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是無生涯矣。（程註云云，略。）予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餘皆他姓。且弘吉非甕吉，不知程何所據，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胡不通解，而註一句，又似非是。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

當時人有順帝係宋恭帝（瀛國公）所生底一說。宋遺民錄說元明宗取恭帝子爲養子，後立爲帝，幽徙文宗底皇后，放殺文宗底兒子，到失國底時候，走死在應昌，倉卒間取西江寺梁爲棺，明太祖諡他爲「順」。這一宗公案底真假還要等歷史家提供充足的證據才可以斷定，但是現在所專談底，故不加討論。

〔六三〕關帝聖跡圖誌：「明崇禎皇帝請仙問國祚。呂祖降乩曰，『當問之伏魔帝。』崇禎曰，『若何致之？』云，『可遣大興令往正陽門廟中迎請。』……俄而帝降，拜行君臣禮。崇禎亦答拜，以國事問。帝曰，『妖魔太多，不可爲矣。』（周）延儒問，『妖魔何在？』帝微笑曰，『你就是第一個妖魔！』延儒驚駭不能起。」（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降筆記事之八。）

這故事好像關帝與崇禎帝面談一樣，關帝底微笑也可以被看出來了。其實是迎神像到筭壇，問者向着它扶筭，記載底人便說得活龍活現。沒有偶像底箕仙，有時也會顯形，有時求他顯像，卻被申斥一番。現在信者們用照像法，據說可以把靈像照出來。但要留心假冒，不可輕易置信。關帝是伏魔底大帝，反而對崇禎帝說『妖魔太多，不可爲，』不曉得他底本事在那裏？按理他應當揮起「青龍偃月刀」爲明家殺盡「妖魔」才是。這也是錄箕語底人頭腦不清楚，把伏魔大帝說得太沒本領了。怎能信得過？

〔六四〕庸盦筆記（卷六）：「曾文正公嘗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鸞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續賓之克九江也，余方銜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師方與人爲扶鸞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狡獪，何足爲憑？』亂盤中忽寫：『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敗』字解，『所問科場事，其義云何？』亂盤中又寫『爲九江之言也，不可喜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爲言敗？』又自付九江去此二千里，

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者，爲天下言之乎？抑爲曾氏言之乎？』乩判：『爲天下大局言之，卽爲曾氏言之。』時戊午年（咸豐八年，當公元一八五八年）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異之，而不解所爲。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歿，忠武公及余弟溫甫咸歿焉。乩仙自言姓彭，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道經湖南云。……」

這事如記載準確底話，可以視爲下意識活動底好材料。本來是問科場事，因爲曾公一到，便從「敗」字聯想到九江底戰役。自然幾個月間底軍事行動，變化是很大的，如有一點可以連得上，就很容易教人想到全部也有關係。本來那時底天下事也就是曾氏兄弟底事，如敗下去當然也於曾氏不利的。

〔六五〕庸閒齋筆記（卷二）：「乩仙多係鬼狐假託，昔人論之詳矣，然世人仍多信之。以余所聞，則無錫唐雅亭明府受禍最酷。雅亭以縣尉起家，累擢至浙江之慈溪令，爲人有幹才，能飲酒度曲，上官俱喜之，而顧極信扶鸞，每事必咨而後行。在慈溪任時，乩仙忽告以大禍且至，宜亟去官。雅亭遽引疾，上官留之不可。未半載，濱海鄉民入城滋事，後任官竟至罷斥，於是益神之。又詢以卜居之所，乩言：天下且有事，惟金華府之武義縣最吉。遂徙往居之。置田營宅，極園亭之勝，飲酒按歌，望者疑爲神仙中人。咸豐戊午（公元一八五八）二月，賊至處州，叩之，曰，『無礙。』既破永康，又叩之，曰，『必無礙，』且云，『遷避則不免。』

遂墜坐不出。比賊至，全家被虜，雅亭爲賊拷掠，死甚慘。賊退後，余偕李太守赴縣城辦撫卹，至其家，斷壁頽垣，焦原荒土，屍骸狼藉，爲之一嘆。噫！此殆宿冤，又異乎鬼狐之假託矣。」

這位唐先生可以說是一個最不會達權底人。僥倖心與迷信心混合起來纏繞着他，使他失掉理智的思維，以致結成這樣慘果。這有什麼宿冤可溯呢？宿冤只在少讀書，不用腦而已。

還有些箕詩解答疑問純是要人去猜，卻也不是讖語。如堅瓠補集（卷四）引濯纓亭筆記說明天順丁丑，山陰羅周聽見御史沈性要薦他去就河南府學訓導，便於元旦扶箕。箕仙寫了一首詩給他，說，「風雷不改舊山河，華屋年深蔓薜蘿。仙掌雲銷金氣冷，鳳臺人去月明多。英雄早聽青銅吼，感慨誰知白石歌。回首五湖烟水闊，且將閒興托魚簑。」詩是好詩，回答底卻是什麼？據解釋說首二句說國家事靠不住，其實也是強解。那年英宗復辟，羅周底訓導也做不成，因而生出勸他不必仕底解法，否則怎樣解釋都能通底。

（丙）箕仙與人酬唱

科舉時代底士子結詩文社底舉動在各處都很盛。在社會裏有時也有箕壇，用來與詩仙唱和。這種箕壇多半設在祠廟裏，因爲祠廟寺觀常是舉子預備課藝，商討文章底地方。在福建漳州府城甚至有專祀箕仙底大願堂。科舉時代，習舉子業底多半會到那裏去和仙翁仙姑們結緣。此外還有許多「社」在城內外及各鄉鎮，最著的是北山壇，在漳州城北小梅嶺。同治九年

(公元一八七〇)，龍溪林廣運將北山壇底箕詩刊行，名北山詩存，收羅極富，內中多是唱和之作。降壇底有關帝、呂祖、北山翁、文昌帝君、辛元帥、鐵拐先生、笑口大仙、杜少陵、楊升庵、周起元、黃石齋、何楷、蝶山仙師等，二十多位。詩存後附含山語錄，全是諸仙勸善底格言。(這部詩存流行不廣，只可以在漳州得到。)

北山壇底主要仙師是蝶山。壇位底次序是北山仙翁作東道，蝶山仙師居西席，申天君監壇，授藥方底是白花仙及兩加修仙。常在北山壇降詠底有北山顛仙、黃樓呂祖、蝶山梁氏小才女、槐陰李氏、西陵李八孃、二麻山人、玉春山人等。

北山仙翁，本上世儒者，不肯道出姓名，降壇寓名顛仙、拙道人、北山翁、香亭老人等。蝶山仙師乃明初錢塘梁氏女。生性至孝，讀書守禮。洪武間隨父到漳州府任所，將嫁而未婚夫底死信到，她不久也死了。她底父親把她葬在城西演武亭後底蝴蝶山。三十六年後，脫離鬼趣，證得仙真，慈心宏切，欲渡來人，每每降箕，與文士爲靈友。明末漳州鄉賢陳天定，林鈺，二人於南江杏社時常得到她底誨示，文章大進。從此仙跡流傳，直到清末底北山壇還很受人崇拜。現在蝶山墓碑作「明小才女錢塘梁氏墓」，係由箕示重立底。墓旁有洪武間漳州太守錢古訓墓，因而有個傳說以爲梁氏小才女係錢公底兒媳婦。漳州西湖舊有金仙院，據說是崇祀蝶山仙師底，因此她底箕示有時署名爲「金仙子」。後來經過變亂，金仙院也就毀了。至於北山壇底來歷也很古，康熙間漳浦蔡世遠也曾到過那裏，可見最少也過了二百年。槐陰仙子李

氏，係明末殉節於漳海底命婦。她底家世無考。西陵李八孃，字薰蘭，唐時名妓，與洛陽蘇生有約，許訂終身。三年後，蘇生負約，八孃寄楊柳詞給他。他回了一首詩表示決絕，八孃墜樓自殺。二麻山人與玉春山人，白花仙與兩加修仙底來歷未詳。總之，降箕底多半是不見於經傳底人物。各地方依其傳說而成信仰，究竟可不必問。北山詩存裏詩都是平常底唱和，沒多少趣味，愛翻閱底可以翻翻，這裏就不引出來了。這類底箕仙詩集很早就有，如故事(三)底女仙集遠出於宋明，料想各地還有很多，北山詩存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

箕仙與人間酬唱既是士子消遣與求長進底一個方法，說來總比聚賭挾娼高尙得多。詩詞中可以分爲遣興、唱和、猜謎、對對、論文、等類，現在分舉在下面。

一 遣興

〔六六〕夷堅志（五十卷本，卷四十四）：「白苧詞傳者至少，其正宮一闋，世以爲紫姑神所作也。方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何書？』答曰，『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句云，『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爲騷雅。」

「蜀人郝完父春初邀請，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王英，書浪淘沙詞云，『塞上早春時，煖律猶微。抑舒金線柳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畫漏漸遲遲，愁損香肌。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闌干十二曲，日下樓西。』亦冲澹有思致。」

這兩段又見於宋王灼碧鷄漫志（卷二）。正宮白苧詞底內容是賦雪底。王弈清詞譜說這是宋人借舊曲名，別倚新聲底作品。當時也有人定它爲柳永所作底。但看『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一句，很不像柳屯田底作風，樂章集也未載。想是當時一件重要史實，作者不敢注明出處，只得託爲紫姑說，『天上文字，你那得知？』也是很可能的。（全詞可閱林大椿詞式，商務本，下冊，五三四頁。）

〔六七〕同上書（五十卷本，卷八）：「吉州人家邀紫姑神作詩，適妻女在箕側，因請詠手。卽書曰，『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歌聲慢；星月樓前禮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綠衣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桃花褥，爲憶相思放卻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

此詩又見於堅瓠三集（卷四），當然是引夷堅志底。

〔六八〕同上書（十萬卷樓本，丁志，卷十八）：「臨川謝氏家城西，築圃藝花，子姪聚學其中。暇日迎紫姑神，作歌詩雜文，友生江楠過焉，意後生僞爲之，而託以惑衆，弗信也。一日再至，見執箕者皆童奴，而詞語高妙，頗生信心，於是默禱求詩。箕徐動曰，『德林素不見信，曷爲乎索詩？』漫賦絕句云，『末豆應急用。屑榆豈充欲？嗜好肖趙張，蒼皇救文叔。』衆不曉所謂，復禱求神：『願明以告我。』又徐書云，『第一句見晉書石崇傳，第二句見唐書陽城傳；第三句見史記倉公傳；第四句見後漢馮異傳。』檢視之，皆粥事也。蓋是時官妓藍氏

者，家世賣粥，人以「藍粥」呼之。楠前夕方宿其館，神因此戲之云。德林，楠字也。」

〔六九〕同上書（十萬卷樓本，乙志，卷十三）：「紹興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張淵道侍郎家居無錫縣南禪寺，其女請大仙。忽書曰，『九華天仙降。』問爲誰。曰，『世人所謂巫山神女者是也。』賦惜奴嬌大曲一篇。凡九闕。……（曲長不錄）……又大書曰，『吾且歸。』遂去。明日別有一人自稱歌曲仙，曰，『昨夕巫山神女見招，云：在君家作詞，慮有不協律處，令吾潤色之。』及閱視，但改數字而已。其第三篇所云：『來歲擾擾兵戈起』，時虜人方歸河南，人以此說爲不然。明年，淵道自祠官起提舉秦司茶馬，度淮而北，至鄴陽，虜兵大至，蒼黃奔歸，盡室幾不免。河南復陷。考祠中之句，神其知之矣。」

這位巫山神女，惜奴嬌大曲，第一，無題；第二，瑤臺景；第三，蓬萊景；第四，勸人；第五，王母宮食蟠桃；第六，玉清宮；第七，扶桑宮；第八，太清宮；第九，歸。第一闕裏承認她與楚襄王雲雨相會，與故事第二四所引底口氣儼然像是兩個人說底。全曲只是勸人及時求仙修道，第三闕所說，『下俯浮生，尙自爭名逐利，豈不省來歲擾擾兵戈起？……』也是泛說，未必是指河南底再陷。如實有所指底話，只是崇信底人們這樣看法而已。

〔七十〕七修類稿（卷三十二）：「嘗有人召仙，請作梅花詩。仙箕遂寫：『玉質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紅梅。』即承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

「又一箕題雞冠花詩，亦如此改。其詩云，『雞冠本是胭脂染。』」（人曰，『要白者。』箕又書云），『洗卻胭脂似雪妝。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

括弧內（人曰，『要白者……』）係依堅瓠首集，卷四補入，以補足要「白鷄冠」底意思。這兩詩雖然首句與次句轉得很自然，卻也不能算是好詩。

〔七〕閱微草堂筆記（卷九）如是我聞（三）：「賈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沁試之，乃滑不受墨，背鐫長歌一首，……（歌長不錄）……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石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款署『奕燾』二字，不著其姓，不知爲誰。餐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

〔七二〕同上書（卷十四）槐西雜志（四）：「舅氏健亭張公言：讀書野雲亭時，諸同學修禊修氏園，偶扶乩，共請姓名。題曰，『偶攜女伴偶閒行，詞客何勞問姓名？記否瑤臺明月夜，有人嗔喚許飛瓊？』再請下壇詩詞，又題曰，『三面紗窗對水開，修園還是舊樓臺。東風吹綠池塘草，我到人間又一回。』衆竊議詩情悽惋，恐是才女香魂。……忽奮迅大書，曰，『衰翁憔悴雪盈顛，傅粉薰香看少年。偶遣諸郎作癡夢，可憐真拜小嬋娟。』復大書『一笑』而去。……」

〔七三〕同上書（卷十五）姑妄聽之（一）：「黃小華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壇詩曰，『簌簌西風木葉飛，斷腸花謝雁來稀。吳娘日暮幽房冷，猶有玲瓏白苧衣。』皆不解所云，乩又書

曰，『頃過某家，見新來稚妾鎖閉空房。流落世離，自有定命，但饑寒可念，根觸人心，遂惻然詠此。敬告諸公，苟無馴獅調象之才，勿輕舉此念，亦陰功也。』請問仙號，書曰，『無塵』。再問之，遂不答。按李無塵，明末名妓，祥符人，開封城陷，歿於水，有詩集，語頗秀拔。……』

二唱和

〔七四〕留青日札（卷三）：『呂嘉，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箕，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秋水，雲霞泉石爲佳侶。清風兩袖膽氣粗，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著殘棋山月起。』末書曰，『踏莎行』。余請作西湖賦，卽運箕如飛，筆不停輟，有云，『攀碧海之兩峯；臥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卽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曰，『閩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耶？』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爲明分晝夜，』求之屬對。箕卽應之曰，『此拘於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姁自許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爍，』

蒼蠅白壁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頂有六豪，所居地有雲母，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

這也許是故事（二三）底張本。故事（二三）是何仙姑底自辯，這裏是教訓人，比較高明一點。

〔七五〕七修類稿（卷四十五）：「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公元一五二八）兵備四川，云：川之笮都間有曹將軍冢，久會一仙，自稱宋狀元何魁，或懸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畫，往往有出人處，雖三司亦與之唱酬。……有一僉憲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仙。仙曰，『待予探去。』明日畫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

酬唱底作品每含秀才氣味，多讀了令人不快。北山詩存裏這類的詩歌佔了大半部。其它雜記裏也很常見，引不勝引了。

三猜謎

〔七六〕清羅天尺五山志林（卷八）：「（順德）邑志雜記云，『方康二帥堂在平步，宋末神叶最靈。邑人區適子袖蕉葉試之。題曰：『袖裏籠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前程。可憐昨夜三更雨，失卻窗前數點聲。』」

這詩在明人著作中如涉異志，七修類稿（卷三十九）等，都記載過。涉異志以爲是浮梁昭烈廟張巡「太子」或廟內旅櫬底鬼靈所降底筆。堅瓠首集（卷四）也載入，但記爲在松江邱氏

家底降筆。四句底大意，各記載都相同，不過用字稍有出入而已。看來這詩底流傳必是很廣。羅氏記爲宋末，也許不差。涉異志又記一士人得雁來紅，向箕神問名。詩說，「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塔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詩並不好，因爲是扶箕得來底，也就有神祕性了。

〔七七〕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卷二十三）：「吳江一士夫家扶箕者，有神至，衆未問而笑。亂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亂曰，『諸生能解謎否？』聞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亂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個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個字，四面看來四個不。』衆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暇及謎？』亂曰，『爾說會做文章，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爲首一生近考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到至誠，裏面拜我。』蓋主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於是衆咸拜問謎是何字。則『樓米』二字也。」

堅瓠四集（卷一）亦載此事，「樓」字俗寫作「樓」，怪不得秀才們不認得。

〔七八〕客窗閒話初集（卷一）：「有狂生不信鸞仙者，適友人家，見駢集多士，開壇請仙，其誠肅之容，如對嚴師，如臨大祀，咸端莊拱立，無敢出聲者。狂生大笑曰，『清平世界，敢以妖言惑衆，我將治……』其友曰，『慎毋譁，真仙在此。汝若不信，可作文字，固封以叩之，能直言其隱，豈我輩所妄託耶？』生曰，『果如是，請嘗試之。然公等所請者何

仙？』友曰，『麻姑耳』。生又大笑，至密室，潛書一封，擲壇上曰，『請判。』鸞少息。生曰，『其技窮矣！』忽大書曰，『調寄耍孩兒，』其詞曰，『立似沙彌合掌，坐如蓮瓣微開，無知小子休弄乖，是你出身所在。』狂生失色而遁。衆開其封，乃大書一『辰』字也。」

〔七九〕香飲樓資談（卷二）：「雙木數十人爲扶鸞之戲，有仙降壇，自稱冲素山人，與諸名士倡和甚歡，猜枚射覆，無不奇中。一人覆墨頭請射。乩畫未濟卦，蓋焚煙有取於火，而研墨必賴乎水也。又易以線香寸許。乩云，『其質屬木，其形屬土，其用宜金與火，所忌者水耳。』一人以紙煤頭爲覆。乩書一律云：『蘊蓄宏深孰與侔？離明正氣暗中收。儻教石大逢青眼；未必江郎竟黑頭；功績克兼鑽燧氏；封疆重守管城侯。卷懷此夕無他耀，佇看餘輝燭九州。……』」

四對對

〔八十〕堅瓠首集（卷二）：「唐伯虎召乩仙，令對『雪消獅子瘦。』乩卽書曰，『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乩又書曰，『五溪蠻洞，經過中洞兩溪中。』時刑部郎中黃偉亦令仙對，『羊脂白玉天。』乩云，『當出丁家巷田夫口中。』黃明日往試之，見耕者鋤土，問『此何土？』耕者曰，『此鱔血黃泥土耳。』衆始信其仙。」

〔八一〕同上書十集（卷一）：「乩仙大約文人才士精靈之所托。有金某通其術，詭稱一陳夫人，號曰慈月智朗，與生有婚姻之緣，請之卽來。長篇章，滔滔汨汨，縉紳先生亦惑其說。」

又有召鬼演戲，以數歲小兒爲之，啼笑悲歡，手舞足蹈。一童自稱西楚霸王，持巨木而舞，不知其重。適嘉興一士在旁，謂曰，『吾有一對，請魯公對之。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驛與塔皆在嘉興。童忽仆地，遲久復起，乃大言曰，『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衆稱善。復曰，『吾爲此對，幾游遍天下矣。』半晌乃甦。」

〔八二〕同上書補集（卷二）：「客座新聞：弘治間，錢塘吳啓東遊西湖，見湖旁有請仙者，衆登岸往觀。一庠士以學憲有一對云，『鼓振龍舟，驚起鼉鼉之窟，』久莫有能對者，以此請仙對之。即書云，『火焚牛尾，衝開虎豹之關。』衆請留名，乩書『可憐！可憐！』而已。衆強，復書，『諸君可到湖東大楊樹下相見。』次日，衆果踵跡至彼，見樹下蘆蓆裹一屍在。衆驚愕，訪之，乃知數日前縊死者。衆因捐金市櫬，埋之野中。」

〔八三〕同上書補集（卷四）：「鈞玄：松江邱氏嘗以疾召仙。坐客曰，『近有一對云：膽瓶斜插四枝花，杏桃梨李。無可對，勞大仙對之。』乩即書曰，『手卷橫披一幅畫，松竹梅蘭。』人以爲奇。」

〔八四〕清青城子志異續編（卷四）：「有扶乩者，各出一對求仙對，仙一一對訖。仙出一對曰，『王馬溫趙四帥。』衆莫能對。仙復判曰，『定有才人來對。』有頃，金聖嘆至，對曰，『禹湯文武三王。』衆驚爲奇才。……」

對對本屬小道，玩弄字眼底作品比較多。一般信箕底人們每每很看重它，對出來底卻有點

像北平說相聲底底作品。

五辯論文體

這一類底箕辭比較少，大抵因爲文章底理論不爲扶箕者個個所深究，所以箕神也不能多說了。此地只得到底下底一段故事。

〔八五〕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八）姑妄聽之（四）：「汪主事厚石言：有在西湖扶乩者，下壇詩曰，『舊埋香處草離離，只有西陵夜月知。詞客情多來弔古；幽魂腸斷看題詩。滄桑幾劫湖仍綠；雲雨千年夢尙疑。誰信靈山散花女，如今佛火對琉璃。』知爲蘇小小也。客或請曰，『仙姬生在南齊，何以亦能七律？』乩判曰，『閱歷歲時，幽明一理，性靈不昧，卽與世推移。宣聖惟識大篆，祝辭何以寫隸書？釋迦不解華言，疏文何以行駢體？是知千載前人，其性識至今猶在，卽能解今之語，通今之文。江文通，謝元暉能作愛妾換馬八韻律賦。沈休文子青箱能作金陵懷古五言律詩。古有其事，又何疑於今乎？』又問『尙能作永明體否？』卽書四詩，……（詩長不錄）……蓋子夜歌也。雖才鬼依託，亦可云俊辯矣。」

（丁）箕仙與人談道及教訓

箕仙與人談道底事例，在諸家筆記裏不多見。底下引底一段是很早的材料。

〔八六〕談苑：「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畫似唐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子。』神云，『神拜來，不惜口中口，你爲說破。』泉曰，『試說

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法。』泉曰，『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山，今古長閑。天邊雲漠漠；澗下水潺潺。』或寫此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冤哉法泉，被三姑摧折！』之儀答曰，『法泉所謂霜上加霜也。』

法泉長老住金陵蔣山太平興國寺，與蘇東坡交遊頗密。晚年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是個講禪學底大師。因此，三姑對他也說起禪偈來了。李之儀，元豐進士，尺牘最工，東坡稱他底書啓爲「入刀筆三昧。」三姑與東坡時代諸賢底因緣從此可見一斑。

至於普通的教訓，如文昌帝君陰騭文，關帝經裏底亂示，等等，隨處都可以見得到。扶箕底一個目的也是請示道德教訓，尤其是勸善一類底文字，如戒淫，戒殺生，戒嫖賭，戒煙，等等，不一而足。這種文字，在現在各處底箕壇裏都可以得着。底下引底是幾段典型的道德及勸戒底箕示。

〔八七〕堅瓠六集（卷一）：「元至順辛未間（公元一三三一）福建廉訪使密蘭沙求仙。紫姑降筆云，『刀筆相從四十年，非非是是萬千千。一家富貴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牙笏紫袍今已矣，芒屨竹杖任悠然。有人問我蓬萊事，雲在青山鶴在天。』」

〔八八〕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如是我聞（四）：「海寧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

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

〔八九〕同上書（卷五）灤陽消夏錄（五）：「滄州樊氏扶乩，河工某官在焉，降乩者關帝也。忽大書曰：『某來前。汝具文懺悔，語多回護。對神尙爾，對人可知。夫誤傷人者過也，回護則惡矣。天道宥過而殛惡，其聽汝巧辯乎？』其人伏地惕息，揮汗如雨。自是怏怏如有失，數月病卒。竟不知所懺悔者何事也。」

〔九十〕雨窗消意錄（卷三）：「某富翁家居，厚自奉，不與人通；未嘗治生，而財不耗；終歲無疾病；或有禍患，亦意外得解。嘗一婢自縊死，里胥大喜；張其事報官，官亦欣然，卽日來。比陳屍檢驗，忽手足蠕蠕動，方共駭怪。俄欠身轉側；俄起坐；已復蘇矣。官欲以逼汗投繯鍛鍊之，微言導婢。婢叩首曰，『主人妾媵如神仙，寧有情及我？儻及我，則生平之願也，寧肯自戕？實聞父無罪，爲官杖殺，冤不能白，故憤恚求死耳。』官大沮，去。他事多類此。鄉人皆怪其蠢然而厚福，偶扶乩，叩之。乩判曰，『諸公誤矣。其福正以其蠢也。此翁過去生中乃一村叟。其人淳淳悶悶，無計較心；悠悠忽忽，無得失心；落落漠漠，無愛憎心；坦坦平平，無偏私心；人或凌侮，無競爭心；人或欺給，無機械心；人或謗詈，無嗔怒心；人或構害，無報復心；故雖槁死牖下，無大功德，而獨以是心爲神明所福，使食報今生，其蠢無知識，正其心異性存，未味善根也。諸君乃爲疑，不亦誤耶？』」

這幾段故事都是近於道教教訓，勸人消極地做人，像那位蠢富翁一樣，就算前生修下來底

福分了。

〔九一〕子不語（卷十三）：「明季關神下乩壇，批某士人終身云，『官止都堂，壽止六十。』後士人登第，官果至中丞。國朝定鼎後，其人乞降，官不加遷，而壽已八十矣。偶至壇所，適關帝復降，其人自以爲必有陰德，故能延壽，跪而請曰，『弟子官爵驗矣，今壽乃過之，豈修壽在人，雖神明亦有所不知耶？』關帝大書曰，『某平生以忠孝待人，甲申之變，汝自不死，與我何與？』屈指計之，崇禎殉難時，正此公年六十也。」

〔九二〕清諸聯明齋小識（卷一）：「諸生岳保和住殷家兜，值大比年，設乩問休咎。初土地神降云，『駕將到，爾等須虔肅。』俄而宅神，竈神，城隍神齊集，歷亂匆忙，僉曰，『關聖至。』須臾一室奇香，燈火盡綠，鑪中煙直上。岳汗流膽喪，懼伏叩首，敬問秋試事。乩云，『天曹選士，末論文章，先睹品行。凡孝友者中；誠實者中；功德及人者中；不欺暗室者中；心口如一者中；不伎不求者中；視人猶己者中；無意惡口過者中；戒貪淫者中。查爾生平無一善狀，命周倉斬家滅迹。』書畢，箕飛於空。逾年疫起，闔家丁口，靡有子遺。」

上兩段一是教忠，一是懲惡，很像世俗所傳關帝底性格。但對於岳生以「生平無一善狀」施以「斬家滅迹」底懲罰，未免太過嚴厲罷。

〔九三〕閱微草堂筆記（卷七）如是我聞（一）：「朱天門家扶乩，好事者多往看。一狂生自負書畫，意氣傲睨，旁若無人，至對客脫襪搔足垢，向乩晒曰，『且請示下壇詩。』乩即題

曰：「回頭歲月去駸駸，幾度滄桑又到今。曾見會稽王內史，親攜賓客到山陰。」衆曰：「然則仙及見右軍耶？」乩書曰：「豈但右軍，並見虎頭。」狂生聞之，起立曰：「二老風流，既曾親睹，此時羣賢畢至，古今人相去幾何？」又書曰：「二公雖絕藝入神，然意存冲挹，雅人深致，使見者意消。罵坐灌夫，自別是一流人物，離之雙美，何必合之兩傷？」衆知有所指，相顧目笑；回視狂生，已著機欲遁矣。此不識是何靈鬼，作此虐謔。惠安陳舍人雲亭嘗題此生寒山老木圖曰：「憔悴人間老畫師，平生有恨似徐熙，無端自寫荒寒景，皴出秋山鬢已絲。使酒淋漓禮數疏，誰知俠氣屬狂奴。他年倘續宣和譜，畫師如今有灌夫。」乩所云，「罵坐灌夫，」當卽指此。又不識此鬼何以知此詩也。」

〔九四〕同上書（卷四）灤陽消夏錄（四）：「臥虎山人降乩於田白岩家，衆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游士練熟手法爲戲耳。豈有神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卽書下壇詩曰：『騃駃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似當年否？爲問潯陽估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竟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煙矣。此婦旣已從良，卽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獄根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卽下世。」

「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殆靈鬼之耿介者耶？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曰，『如此方嚴，卽鬼亦當敬。』」

〔九五〕清庸訥居士咫聞錄（卷六）：「關中馬振近時畫家之著名者也，善工筆。一時風氣，凡饋大憲禮，必有祕戲圖冊，而馬振之所畫者，……其值增至六六之數。……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瞽。……朝夕禱神，齋戒沐浴，詣壇扶乩。批曰，『名號丹青品至清，如何穢筆繪淫形？戒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瞎睛？』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並勸友人亦不繪祕戲圖矣，求神救之。』又批云，『子非害病瞎雙睛，藥石何能挽此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去月光明。』馬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花，後靜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滾飛舞作圈，一箋數千圈而已。次日又試之，又復作圈數千。連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盡是圈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從此馬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年逾七十，尙可不用矚矚焉。……」

這兩段是對於淫行底警戒。馬振是道光時人。他底病，可看爲精神或信仰療治底一個例。

〔九六〕堅瓠四集（卷三）：「有客行貨金陵，舟人見客孤身，夜殺客而取其所有，遂富，棄舟不操。逾年生一子，甫弱冠，蕩費家業，父或訓戒，反被毆詈。鄰有術士，召仙甚驗，舟人往拜，冀其修改。仙附乩書曰，『六月初三風雨惡，揚子江頭一着錯。女兒便是搭船人，請

君自把心頭摸。』悚懼而退。不數日，憂悸而死。」

這類謀財害命底果報故事，很多書上都有，舟人底良心不安實是他致死底主因。

(戊)箕仙示人醫藥及技藝

凡箕仙都像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底。求醫底事現在各處箕壇上都可以見到，此地選底是幾段論醫理底故事，可以從中略爲看出箕仙們對於醫藥底知識與見解。至於技藝，方面很多，大體以作文，寫字，繪畫，圍棋，等事爲多。它如刑名幕術，底下也有一例，不過有點不正經而已。

〔九七〕壺天錄（下）：「杭城吳山嶽廟向有乩壇，辛巳（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七月，同人復請神，初爲佛祖降壇，問答多時，忽諭云，『老僧爲東嶽解疫一節，屢次瀆請，尙難挽回。瘟疫將臨，急宜悔罪行善。閏月朔起，八月朔止，齋戒持素一月，或可免戾耳。』厥後呂祖降鸞，亦有此訓。」

「時揚城亦設壇請乩，求滅災疫。濟祖，呂祖，未到。濟祖派悟清侍者至；呂祖派柳仙來。……悟仙判云，『諸子所求，實屬可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幸好善者多，揚城十分之災已滅其六。天意至公，豈敢饒舌？由揚而東，拭目望之，方知此地之萬幸也。儘心施助利物，乃大功德，諸子勉旃。藥方可求之柳真人。』判亦彷彿。藥方則『柴胡，葛根，杜仲，貫衆，各一兩，甘草半之。菖蒲五莖，以麻袋盛浸於食水缸中。凡井中多放泥鰍。卽食水缸中亦

可放三四，以收疫氣也。」

〔九八〕閱微草堂筆記（卷八）如是我聞（二）：「先姚安公言，有扶乩治病者，仙自稱蘆中人。問，『豈伍相國耶？』曰，『彼自隱語，吾以此爲號也。』其方時效時不效。曰，『吾能治病，不能治命。』」

「一日，降牛丈希英家。有乞虛損方者，仙判曰，『君病非藥所能治，但遏除嗜慾，遠勝於草根樹皮。』又有乞種子方者，仙判曰，『種子有方，併能神效。然有方與無方同，神效亦與不效同。夫精血化生，中含慾火，尙毒發爲痘，十中必損其一二，況助以熱藥，搏結成胎，其蘊毒必加數倍。故每逢生痘，百不一全。人徒於夭折之時，惜其不壽，而不知未生之日，已伏必死之機，生如不生，亦何貴乎種耶？此理甚明，而昔賢未悟。山人志存濟物，不忍以此術欺人也。……』」

「又聞劉季箴先生嘗與論醫。乩仙云，『公補虛好用參，夫虛症種種不同，而參之性則未有所主，不通治各症。以臟府而論，參惟至上焦中焦，而下焦不至焉。以榮衛而論，惟至氣分，而血分不至焉。腎肝與虛陰，虛而補以參，庸有濟乎？豈但無濟，元陽不更煎鑠乎？……』季箴極不以爲然。」

這位蘆中人於「能治病，不能治命」底話可謂說得很圓；對於種子方，雖有點見解，骨子裏還是用兩可語法。論人參底功用，底下還說人參底產地與功效底關係，對與不對，要等中

國藥性學家來評斷。

〔九九〕同上書（卷九）如是我聞（三）：「李芍亭豕扶乩，其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疾於風雨，字如顛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判曰，『神仙有丹訣，無丹方。丹方是燒鍊金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是寓言，非言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其人悚然而起。後芍亭以告田白岩。白岩曰，『乩仙大抵託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關於作文繪畫等事，有下列幾段故事。

〔一〇〇〕志雅堂雜鈔（卷下）：「金方叔，諱吾，上庠人，嘗創止菴於其家。客有降仙者，忽請石曼卿至。金乃求止菴記。仙卽書云，『山名止山，水名止水，名實相附，斯可爲記。今子之心，一日千里，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待子他日，明良之旨，然後爲之，未爲晚矣。』」

這是找釘子碰，曼卿底鬼實在未曾給他作止菴記。

〔一〇一〕堅瓠補集（卷二）：「有請仙者。仙至，自稱柳子厚。因請作募修橋文。乩卽書云，『古里蓮溪，岸分左右。中橫一派，直通汝、漢、江、淮；向有橋樑，任爾東西南北。近因歲久圯頽，釘消木化，行者趨避，過者煩惱。似櫻翼德之怒，人影空隨。類觸頊羽之威，憔悴難續。隱士無從買卜；才人何處留題！抱信者任其潮至；種玉者曠爾良緣。苟無光武中興，

滹沱不凍。若有東山賭墅，鞭策誰投？饁者枵農夫於飢渴之際；行者阻商賈於風雨之中。岸畔之石，叱之不動。柳陰之舟，呼之不來。達磨之術未諳，折蘆誰渡？長房之術難學，縮地無由。危橋岌岌，易水蕭蕭。今欲鳩工啓建，無白水以難成。聊陳蕪語募緣，有青蚨而始就。徧告檀那，普求善信，喜捨隨輕隨重，獲福無量無邊。同種良田，共成盛事；幸垂樂助，請著芳名。謹疏。」

記者未說明修那裏底橋。這篇「疏文」有近於萬應文章，想柳子厚沒有這樣寫法罷。

「一〇二」子不語（卷十九）：「……有求對聯者，（亂）書，『努力加餐飯，小心事友生。』問，『次句何出？』曰，『秀才讀時文，不讀杜詩，可憐可笑！……』」

還有箕仙反求人撰文底。

「一〇三」輟耕錄（卷二十六）：「虞邵菴先生布衣時，落落不偶，久客錢塘。一日，偕友人楊公仲弘，薛公宗海，范公德機，訪方外宰淵微鍊師於西湖之曲，求召鬼仙以下行藏。鍊師即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而附降云，『某非仙，乃當境神也。』鍊師叱曰，『吾不召汝，汝神何來？』神附云，『某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用求遷陞耳。』衆因勸先生其無辭神請，先生遂諾。翌日，文成，火於湖濱。逾旬，再詣鍊師禱卜。神復降云，『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

邵菴即虞集，元文宗時由大都路儒學教授遷奎章閣侍書學士，纂修經世大典，爲一代文

宗。道園學古錄（卷三十）有宰淵微先生畫象贊一首，其它與道流酬唱底作品很多，可見此公與「仙」有緣。

〔一〇四〕宋何蓮春渚紀聞（卷四）：「政和二年（公元一一二二），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速粘裹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筆，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曰，『請一人繫筆於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蹕，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於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太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即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奇之，因命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一〇五〕寧波府志：「錢煉山，名萬貫，二十時，能焚香默咒，以降乩仙。平生未嘗攻書翰，而仙依其桃符，能寫字題詩。久之，不假桃符，援筆而已。日可千餘言，古詩律句，隨筆而成。……」

手頭沒寧波府志，此段依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降筆部所引。所言「桃符」大概就是用桃枝做成底丁字形箕筆，用來畫沙底。

〔一〇六〕閱微草堂筆記（卷五）灤陽消夏錄（五）：「癸巳甲午間（公元一七七三，七

四，有扶乩者自正定來，不談休咎，惟作書畫，頗疑其僞。詫然見其爲曹慕堂作着色山水長卷，及『醉鍾馗』像，筆墨皆不俗。又見贈董曲江一聯云，『黃金結客心猶熱，白首還鄉夢更遙。』亦酷肖曲江之爲人。」

〔一〇七〕山西通志：「太原府純陽宮在貢院東天衢，明萬曆年建。凡起造規畫，皆仙乩布置。內八卦樓，降筆樓，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卽對額皆乩筆所題；碑記乃李太白乩筆也，用醉翁亭體，文甚奇雋。」

箕仙，看來又可以當建築師。信箕示底每每將建築圖樣請仙選擇，至於仙人自畫圖樣卻很少見。

〔一〇八〕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五）姑妄聽之（一）：「德春齋扶乩，其仙降壇不作詩，自署名曰劉仲甫，衆不知爲誰。有一國手在側曰，『是南宋國手，著有棋訣四篇者也。』因請對弈。乩判曰，『弈則必我負。』固請乃許。乩果負半子。衆曰，『大仙謙抑，欲獎成後進之名耶？』乩判曰，『不然，後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與弈棋則皆勝古。或謂因古人所及，更復精思，故已到竿頭，不能進步。是爲推步言，非爲弈棋言也。蓋風氣日薄，人情日巧，其傾軋相攻之術，兩機激薄，變幻萬端，弔詭出奇，不留餘地。古人不肯爲之事，往往肯爲。古人不敢冒之險，往往敢冒。古人不忍出之策，往往忍出。故一切世事心計，皆出古人上。弈棋亦心計之一，故元宋國手至明已差一路，今則差一路半矣。然古之國手，極敗不過一路耳。今之國

手，或敗至兩路三路，是則踢實蹈虛之辨也。」問，「弈竟無常勝法乎？」又判曰，「無常勝法，而有常不負法。不弈，則常不負矣。僕猥以夙慧，得作鬼仙，世外閒身，名心都盡，逢場作戲，勝敗何關？若當局者角爭得失，尙慎旃哉！」四坐有經驗世故者，多喟然太息。」

這位劉鬼仙將弈理推論今人心計比古人工細，固是名論，但以「不弈」爲「常不負法」卻有點掉落占卜詞的窠臼，只可欺頭腦混沌底信者，因爲「不弈」充其量只可說「未勝未負」，絕不能知其必不負，不勝。如說「常未負法」就比說「常不負法」較爲近乎真理。

〔一〇九〕客窗閒話初集（卷一）：「有幕客於衙齋請仙，鸞大書，『浙紹星槎先生來此，汝曹有何領教？』衆訝其倨傲，問曰，『先生何仙？請示降壇詩。』鸞曰，『吾乃汝曹之老前輩，昔在此署，總理刑名錢穀大幕也。詩云：情淡封輕僅五錢，旁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衆皆笑曰，『此千家詩也，人所共知，先生襲之，又連作別字，某等不解尊意。』鸞曰，『此正吾輩名幕套法巧奪古人處。汝曹學淺難解，吾爲註之。敵居停，進士公也，酸刻而好嬉戲，每傳班演劇，與優伶雜采，僅朱提五星。時有花柳二小優，與吾甚暱，恆隨帶過前川堂，衆皆目逆而送之，曰：先生樂甚！殊不知去一月修金，正難與細君銷算之苦也，故詩云。且吾輩辦案，何不套敍？一切留心熟套，則不犯駁飭，何也？上游幕客，皆吾輩套中人耳。此等祕法妙訣，夜臺無用，以贈諸公，無負老夫一片婆心也。』是後開鸞必至，所言皆卑鄙瑣陋，嘔嘔不休，皆厭惡之，而無可如何。一日，僕偶以稿案誤置壇上，忽大

書曰，「此案難辦！」而寂。衆視案卷，令已粘簽其上，應稟覆憲司者，無熟套可循，故鬼畏而遁。或曰，「此鬼在生因作稟未妥而窘死。」

假如降筭底都是靈鬼靈神，這位星槎先生便是個例外。他底說話雖然反響舊時幕客底技倆，但對自己未免有點藉鸞獻拙了。

第三章 扶箕底心靈學上的解釋

(甲) 箕仙與幽靈信仰底關係

扶箕底現象既如前章所述底許多花樣，除去一部分是職業的行爲以外，其餘多半可以用心理學和心靈學的原理來解釋它們。自然地，信箕示是因降箕底有前知底本領，而這本領是屬於鬼靈或神靈底。信箕示與信死後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它與關亡始初沒有多少區別，都是幽靈回到人間示人以當來底事情與命運。不過祖靈多半對他們底子孫顯靈，而箕仙則不必與問者有什麼血緣關係。後者底指示底方法有時也近乎占卜。幽靈的境界，在各種民族中有不同的敘述，大概離不開天堂、地獄、黃泉、九泉、九原、九京，幽都、酆都、墓壙、空中、海底、人間、幾種。天堂地獄底境界，是由宗教教訓所形成。這裏頭也還有許多分別，各宗教都不一致。佛教視天堂地獄爲六道中底兩個極端的往生境界。死靈會升天堂或入地獄是因生前的善業或惡業，依機械的「法」底分遣自己生在天堂去享樂或入到地獄去受苦。這兩個境界底靈魂，依理是不會到人間來或與人間有什麼交通底。基督教視天堂與地獄是兩個極端的賞罰處所。這意味與佛教底大不相同。善靈由神底恩惠與應許升到天堂去享永樂；惡靈也由神底譴責與義律墮落地獄去受永苦。在天堂或地獄底靈魂不像佛教所信底有一定的劫數，無論怎樣發心，在地

獄底衆靈也沒法超脫。因爲超脫底因緣是在人間，生時一失機會，死後便萬劫不復，縱然厭惡，也沒機緣可以離開，縱然懺悔，也沒行爲可以表現，所以靈魂真如被禁在牢獄裏一般。加以賞罰底時期是在神所預定底世界末日。末日未到，一切的亡靈都安睡在墓裏，時候一到，天使底角聲響了，萬靈從墓裏起來，再套上肉身去受審判。在個人肉體的死與世界末日來到之間，靈魂是不會有什麼活動底。靈魂在這兩個賞善罰惡底處所，依理也不會到人間來或與人間有什麼交通底。在中國固有的信仰裏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幽靈只住在黃泉，墓間，有時或附著在人身或人間底某種物體裏頭。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說要「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註說「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字蓋「原」字之誤。韓詩外傳「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是九京或九原，乃晉卿大夫底墓地，推到九泉，或者也是九原底誤寫了。鬼住在墓間，從這幾處可以看出來。

許多民族都信靈魂底形狀像鳥一樣。古埃及以爲像鴟梟底樣子；古波斯人以靈體具有鷹翼，飛翔迅速；基督教徒信聖靈像鴿子；中國人信靈魂像一隻公雞。許多記回煞底故事都說煞神像公雞一樣的飛回來。人家屋頂擋煞底安置物有時也是一隻公雞；宮殿底鴟吻和四簷角底瓦鬼也有作雞形或鳳形底。「鴟吻」底「鴟」字與靈魂底形狀有無關係，待考。至於公雞形是最普遍的。俗人移柩，如須渡水越山時，必要放一隻白公雞在柩頭，十足表現了這個信仰。甚至結婚，如新郎不在場，也可以用一隻公雞來做代表。神廟四圍與社壇上頭必得種土宜底樹木，

因爲像鳥底靈體可以歇在上頭。禮記檀弓下「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上句「吳侵陳，斬祀殺厲，」註云，「祀，神位，有屋樹者，」意思是凡祀神底地方都得有樹，不獨社是如此。淮南子說林訓說，「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正是表現像鳥底鬼神是住在社壇底樹上底。「侮」字註作「病」字解，但作本字解，意義也差不多，目的是要搖動樹枝，使住在上頭底鬼神感覺不安而已。閩粵猶留古風，社壇必有樹，凡無主底神主都可以送到社壇上去；招魂，叫驚，都在社壇上舉行，也是信神靈鬼魂等，都住在社裏底表現。神主必得用木質，也是信祖靈底形狀爲鳥形且有棲樹底習慣底表現。「祐」爲石主底說法，我們至今沒得到實物底證明，大概以它爲藏主底石函是對的。幽靈住在塚墓裏是後來底信仰，這從「古不墓祭」而特重安主底廟祭底成法可以看得出來。孟子裏所說齊人底故事，未必是像近時清明或重九底祭墓，也許只是初葬時底祭。靈魂既附在神主裏頭，若還有一個鬼住在墓裏，那就與祭祀底意義相違了。「無主孤魂」底「主」也許得當「神主」解。「鬼有所歸，乃不爲厲」，「歸」也得解爲「神主有人奉祀」，像女子出嫁爲「歸」底意思。黃泉、幽都、酆都、有北、泰山等，也是鬼靈底住處。黃泉底光景如何，不得而知。幽都見於楚辭招魂，李善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作者像說主幽都底是土伯。他有九隻角，三隻眼睛，身像牛，厚背和有像血底拇指，喜歡追逐人。酆都底說法比較後，也是道教的。范成大吳船錄（下）說酆都底平都山乃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得道之所。是酆都陰君乃陰長生，俗訛爲幽冥之主，因以酆都爲鬼伯所

居，殊謬。有北底名稱見於詩經小雅巷伯。大概是從古人以北方是幽陰而冷靜的，宜於死靈居住底意思推想出來底，所以正義說有北是「太陰之鄉。」死靈享受子孫所奉底血祀，經過相當的時間，若不是對於生民有過大功大德，就不會到天上去，也許就是到那冷靜幽闇的有北去被忘卻了。都邑底墳墓多在城北，北方許多城底北門永不開放，或將城門偏着開，甚至沒有北門，也許都是有北信仰底表現。泰山是生靈底來處與死靈底去處，在漢朝已經有這樣信仰。後漢書（卷一百十二下）許曼傳記許曼「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註云，「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又春秋時底霍國也有一座太山。史記（卷四十三）趙世家記「晉獻公伐霍，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乃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後來趙襄子到王澤，看見三個從帶子以上可以看見，帶子以下就看不見底人。他們給原過一根兩節不通底竹子，說，「爲我以是遺趙毋恤。」襄子齋戒三天，親自把竹剖開，裏面有朱書，說，「趙毋恤，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霍太山，集解引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霍太山今名霍山，在山西霍縣東南，高七千二百尺，南接趙城，洪洞二縣界，古時也稱它爲太岳。看來，「太山」不止一個，凡爲一國之望底都可以這樣稱呼，並且被看爲掌理一國人民底命運底神靈。

信山岳降靈爲人，多半是偉人，也是中國很古的信仰。孔子是顏氏禱於尼山所生底。甫侯

及申伯，在詩經大雅崧高裏說是由崧高山降下底。靈魂底來處很容易被想爲靈魂底歸處，泰山怎樣成爲衆靈唯一的歸宿處，說起來也是另外一篇文字。大體說來，是因儒家在漢朝佔了勢力以後，事事尊周崇魯，魯國底太山便成爲天下底太山，由此稱爲泰山府君。再由泰山府君升爲東嶽大帝。後來又加上泰山底女兒碧霞元君，於是泰山又隨着道教底發展而成爲中國唯一司生死大權底神。因爲中國人信靈魂住在人間，所以生人可以隨時與他們交通。扶箕便是人鬼交通底一個方法。明白這點，對於祖靈、縊鬼、冤魂，等，底降箕就可以了解了。

又，中國底神，除掉自然界的對象如日月山河等以外，多半是人鬼受封底。封神制度原於祖先崇拜。因爲不能絕對不祭他人底鬼，故凡有過功德底鬼靈都得加上一個徽號，然後向他們敬拜祈禱。這類底神，雖「非其鬼」，卻可以降禍或錫福，故祭他們不能謂之「諂」。最原始的公共祖靈變神底是社與稷（後來底土地神與土穀神），由此便產生一種配享底祖神，從天地到山河都配上一二位功德可以匹配底祖先。流風所被，各城底城隍爺就由生前有善行底鬼靈來當，像人間底官吏一樣有升降有任黜了。這任免城隍爺底特權不曉得在什麼時代落在張天師手裏。在清光緒末年，第六十二代天師張元旭到廣州，大開捐城隍、捐土地、等等官神底條例，神界底政治也一樣地腐敗起來了。某城底城隍是誰氏，某地底土地爲何人，若調查起來，可以編成一部很厚的「諸神職位姓氏錄」。在故事（六四）裏，記上任底城隍降箕，而他是姓彭底鬼靈；故事（二五）裏，松江府當時底城隍是退思主人；不過是其中之一二而已。

思想幼稚底民族對於「強死」或死於非命底男女都信他們會成厲鬼。縊鬼，溺鬼，難產死底婦人，戰場陣亡底將士，被人誣陷或遭人毒手而死底男女，都是很可畏怖的。強死者底幽靈使人畏怖底程度也不一樣，依春秋左氏昭公七年傳，伯有爲厲，因爲他生前「取精多，用物弘」，所以強死後底威力更大。修橋或與大建築底時候，如要修得堅固，就得用人來做犧牲，也是信強死者底幽靈有大威力護持那建築物底原故。在中國內地，民智比較落後底城鎮，每因興大土木，修公路，或築鐵道，而發起擄人做祭底無意識的謠言與恐怖。軍隊出征之前，從前每每要殺人來祭大纛，也是以強死者底幽靈須吸敵方人馬底血，因此可以指導本軍底勝利戰略。假如被虎所食底人底幽靈會變爲「虎倀」，這強死者在軍中就可以稱爲「軍倀」了。歷來保衛軍隊底神，如蚩尤、項羽、張巡、關羽、和現在底岳飛，都是爲軍事而死於非命底，因爲軍隊中須要強死底武人來護衛將士。至於「忠義」云云，只是讀書人底褒語文言罷了。由此我們可以瞭解張博望、班定遠、馬伏波、郭汾陽等人，不入「武聖」之列，其原因不在他們底品德功業，而在他們沒有強死。強死者底幽靈既是有大威力，自然也有先見之明了。箕卜底降筆者當然也有他們底份子。

扶箕與幽靈信仰底關係是很顯明的。神仙信仰，說真了，也是從信幽靈底繼續生存發展出來。自從「白日飛昇」不能得到事實底證明以後，成仙底意義也就被視爲生前積業與修鍊底結果而現「尸解」，「蛻化」，「脫凡胎」底現象。它與原始的信仰不同底地方只是稱「鬼」爲

「仙」，名變而實未變。後來雖然分出神仙、天仙、地仙、鬼仙、種種等級，歸根還是幽靈住在天上或人間底思想。上頭說過扶箕與信狐狸精也有關係。因為精怪也可以成仙，也可以得超人的智力，所以我們對於狐狸精切不可叫它們做「公狐狸精」或「母狐狸精」，非得稱它們爲「大仙」或「仙姑」不可。猶之近代的留學生一到外國得了一個博士學位，你如再稱他做「先生」，那就算看他不起！信箕仙爲「鬼狐假託」，筆記家每每論到。至於誰爲狐，誰爲鬼，誰是仙，誰是神，就很難分辨，不得不用一個「仙」字來統稱他們。所謂蓬萊紫霞真人（故事一五），紫府侍書（見鄒弢三借廬筆談），洞雲仙子（故事二七），來鶴樓女仙（故事二九），靚雲仙子（故事三十），零陽子（故事六十），蓬萊仙人（故事六六），餐花道人（故事七一），臥虎山人（故事九四）等，誰知道他們是鬼神還是精怪呢？因為降箕者每每是鬼或狐，於是一部分人信正神可以隨便降靈，底下引底故事，記奉關帝底不能到箕壇，正是這種態度表示。

「二一〇」續子不語（卷四）：「桐城姚太史孔鋹云：曾於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香供。諸君子另於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著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所訴。忽見五色雲

中，帝君袞冕長鬚，手扶周將軍自天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忽急，仇將復矣。』某復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雲繚繞而已。諸公爲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

爲什麼奉關聖底不當到箕壇，這年家子沒有詳解。關聖降箕底事並不少見。在關帝經裏也沒明文禁止。這年家子哭求關聖下降也是近乎邪法。若爲眩示在場底衆人而用自己底事來求他現形，關聖如能前知，當會以那年家子爲大不敬罷。

降箕既屬鬼靈底活動，邪神依信者底推理也可以被請下來。

「二二」咫聞錄（卷十）：「雷州有北虎元帥及青衛娘娘，隨時作祟，徧戶受殃。其爲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即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遂刻青衛像供奉於堂，朝祭暮享，饋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宜之。……北虎能扶箕，青衛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盤扶乩，但聞瑟瑟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讀知何鬼爲祟，何過成災，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箕，必責犧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祭。如再有不潔不誠，爲祟益甚。……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衛廟設牀帳；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青衛之像至。詢其故，以爲二神私相狎昵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於青衛，故供青衛於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患可免。……」

這樣底神誠然下流，如犧牲不潔，齋戒不誠，儘可譴責病人重新做過，爲什麼要騙他？關帝廟到處都有，在雷州底竟然容得北虎青衛作祟，又足以證明他不伏魔了。

信箕底人們也以爲箕仙多半是鬼狐假託，有時也與人間有緣，再來轉世。最荒唐的是子不語（卷十）所記長沙尤琛過湘溪時，看見紫姑神像就動了愛慾。紫姑竟然感應，再入凡間，到十五歲，嫁給尤琛，那時尤已經四十左右了。紫姑再世嫁給凡人，真是奇聞。可見人神糅雜底情形還與遠古差不多。

但「紫姑」不都是這樣多情底，人若對他發了單思病，那就很危險了。

〔一一二〕七修類稿（卷四十九）：「金陵士人顧某數召箕求詩。一日，得詩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雲窗童子燒松火，待我鸞輿下碧霄。』請書名，則又寫二詩云，『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又云，『昔日長安一太真，君王一見笑傾城。洗兒故事今何在？只問蓬萊玉色人。』後累召累詩，言貌言情，其辭不一，遂爲所惑，意欲一觀真形，以暢生平之所慕。淫慾熾矣，忽薄暮有婦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失聲驚走，家人共守過夜。明日方念，則婦人又至。恐怖懷憂，無時寧息，將至喪心者焉。後得一二友人挽之遠遊，久而方絕。」

「又杭人召箕久遠得其所資，語之曰，『可與仙翁一見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過日又懇，『其久好，寧無一會耶？』仙曰，『明日侵晨當於後園梅樹下會也。』至

期，則見其縊死髻尸懸樹，一怖，病幾死。……」

箕仙現形本無不可，這也許是遇見惡作劇底鬼，或由請求者底心術不端因而得到薄譴罷。但是幽鬼有時也會愛上生人如下所舉底例也很常有。

〔一三〕夷堅志乙集（卷十七，十萬卷樓本）：「紫姑神類多假託，或能害人，予所聞見者屢矣。今紀近事一節，以為後生戒。天台士人仇鐸者，本待制寓之族派也，浮游江淮，壯年未娶。乾道元年（公元一一六五）秋，數數延紫姑求詩詞，諷翫不去口，遂為所惑，晨夕繚繞之不捨，必欲見真形為夫婦，又將託於夢想。鐸雖已迷，然尚畏死，猶自力拒之。鬼相隨愈密，至把其手作字，不煩遷箕也。同行者知之，懼其不免，因出游秦州市，徑與入城隍神祠，焚香代訴。始入廟，鐸兩齒相擊，已有恐栗之狀。即索紙為婦人對事，具述本末，辭殊褻冗，今刪取大略云。……（下略）」

這女鬼底供狀，大意說她是東京人，嫁給紀三六郎，姓張氏，癸巳三年（公元一一一三）死，年二十三歲。死後六個月，遇呂洞賓先生，得導養之術。到乾道元年（公元一一六五）遇見仇鐸在延洪寺請蓬萊大仙，因愛他年少，遂降箕，旬日之間，來往越密，就寫媒語誘惑他，甚至要他自殺。好在仇鐸底朋友們替他告到城隍神案前，才得脫離。三六娘自稱死時在政和三年，到乾道元年，才愛上仇鐸，陰陽壽合算起來，她已經八十五歲了。假如鬼仙還有愛欲，扶箕底人就應當謹慎一點，不然就會像這位仇先生一樣了。

(乙) 幽靈與知識

狐鬼到底有沒有客觀的存在我們沒法證明。如常人所謂「見鬼」或「空屋出聲」，「白飯變羹」，之類，有許多可以用科學證明出來，與說明電燈何以會發光，無線電播音器何以會放音等，一樣。我們今日可以用電波駕駛飛機，指揮魚雷，在知識簡陋底民衆心目中也會誤認爲天兵鬼將底行爲。宇宙間一切的運動都可以歸納到物理的與化學的底兩類。物理的與化學的運動，因爲人類常識與科學知識底程度不同，對於它們底理解也就不不同了。常識不足或科學知識缺乏底人每以自己所不了解底事物爲神祕，又不甘心說自己不知道，因而附會上神怪的說明。深夜裏，睡在牀上底人忽然聽見木質樓梯上像有人上下底足音，屋裏底藤椅也像有人坐在上頭一般，作「嗶啵」底聲響。他開了燈起來巡視，卻一無所見，再去躺在牀上。不久聲音又來了。他再起來，還是一無所見，心裏不由得害怕起來，想着：這莫不是鬼來了！他一夜不敢睡，第二天早起，因爲一夜間被「鬼」騷擾，在牀上又做了些斷斷續續的夢便連想到那屋原來死過一個女人，或有人曾在那裏自殺！越想越真，越想越可怕，於是鬼底活動底消息就由他傳播開了。其實這是很簡單的物理的原因。樓梯與藤椅經過一天底壓力，到晚間漸漸因着彈力復原而發出聲音。這種聲音隨時都會發出，不過在晚間或靜寂的時候，聽得格外明白而已。在南方海邊，孩子每檢得一種海螺底壓，放在醋裏，那螺壓就會自己慢慢地移動，因此名爲「醋龜」。這樣的移動其實是很簡單的化學的原因。醋酸溶解螺壓底石灰質時發出小氣體，小氣泡

在底下不斷地拱，人看不見氣泡，只看見螺壓動移，因而說它有生命了。九龍有一間神廟供着齊天大聖，廟祝宣傳他所供底神是最靈不過，因為神來時，那安置在香案上底大玻璃「撲鉢兒」(粵語稱爲 Bingsbom)就會響一聲，神去底時候也是如此。祈禱底人應在神來時撲鉢兒響了一聲之後求願，那就靈應了。假如我們檢查那撲鉢兒安置底地方，就發見它底吹柄是插在半貯清水底瓶子裏。當祈禱者點燭燒紙底時候，附近的空氣因熱而漲，壓力加在撲鉢兒底底，便發出聲音來，歇了一會，空氣冷卻了，水底壓力又把它頂回去。這樣輪迴不斷的音響，稍懂得物理底都知道，但一般愚夫愚婦卻以爲是齊天大聖底靈應表徵。

再者，有許多鬼話是騙術，戲法，或頑童底惡作劇。前八九年，北平南長街南口附近，有一個月每到路燈初明底時候，空中就拋磚落石，行人每抱頭逃避，都以爲是狐仙作怪。一連幾晚上，消息傳開了，閒人們都圍了一個大圈等着看熱鬧。果然磚石如雨拋下，看見底人們都證明是狐仙，因為其中有人說他曾在別處見過同樣的情形。好幾晚上都圍着一大圈人看狐仙活動，警察也沒可如何。那路口是沒人敢走過，車過碾車，人過擲人。有些不信這回事底便留意觀察磚石底來路，發見了都是從東邊中山公園牆下底土堆後頭扔出來底。白天到土堆後去看，見有許多檢定的磚石放在那裏。到晚上，他們發見幾個孩子在土堆底一邊伏着。他們一嚷，孩子們都跑了，那一晚狐仙也不活動了。

鬼靈底存在多半是由於推理底錯誤或觀察底不周密。因為致信底基礎不正確，鬼靈與人間

種種的關係也就存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箕示所以有時會像讖語底原故也可以這樣解釋。所謂「預告」實在是「謠言」。「謠」實是造謠者對於某事於觀察未周，認識未清底時候由心情底激盪所起底判斷，或所認定底事實。所以童謠，民謠，都是謠言，不過其中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有害的而已。過時的謠言，如果還有影響人心底勢力，便成爲讖語。所以讖語都是由事後回觀而得了解底。因爲他底本質是謠言，回觀者不能過住造謠者底實指，便舉事來證明它。這樣便成爲以成事附會謠識，不是以謠識解釋當來事態了。推背圖，燒餅歌一類底預言書，其中文句無論選擇那一個時期底史實來解釋都可以解得通底。天災人患兵刀水火，朝代興亡，既不實指年代地域，而人間又未達到永安的生活，這種經驗隨時隨地都可以有，所以怎樣解釋都可以。還有一類因事造謠底，造謠者因某事實偶與某種觀念適合便加以強解。國民政府移都南京之後，北平底術數家忽然做出北京做國都底數運已經完盡底謠言。說北京只有三朝定都底氣運，由內城前三門底名稱可以知道。正陽門表示元朝末底至正；崇文門表示明末底崇禎；宣武門表示清末底宣統。這雖然可以說說，但是爲什麼到民國二十年還沒人說出來？而且民國還在那裏建過十七年底國都，也不能不算數。可知事情底偶合也會產生謠言底。箕示每每也有因事情底偶合而生強解底，如故事（六四），全軍覆沒固然是敗，兵士少有損折不得補償也可以算敗；敗則領兵底曾氏不能不受處分，倒不必要陣亡才算有大關係。飽學的曾國藩也會因此而起信，比他不如底就更容易被術家所惑了，在上章所引底故事中，曲解箕示底地方很多，大體也可以用謠

識來解釋它們。下頭再引一段故事來證明這話。

「二一四」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四）灤陽續錄（六）：「乾隆庚寅（公元一七七〇），有翰林偶遇亂仙，因問宦途。亂仙判一詩曰：『春風一笑手扶筇，桃李花開潑眼濃。好是尋香雙蝶蝶，粉牆纔過巧相逢。』不省爲何語。俄御試翰林，以編修改知縣。衆謂次句隱用『河陽一縣花』事，可云有驗，然其餘究不能明。比同年往慰，司閽者扶杖蹙蹙出。蓋朝官僕隸，視外吏如天上人，司閽者得主人外轉信，方立階上，喜而躍曰，『吾今日登仙矣！』不虞失足，遂損其脛，故杖而行也。數日後，微聞一日遣二僕，而罪狀不明。旋有洩其事者，曰，『二僕皆謀爲司閽，而無如先已有跛者，乃各飾其婦，因俟主人燕息，誘而蠱之。至夕，一婦私具餅餌，一婦私煎茶，皆暗中摸索至書齋廊下，猝然相觸，所賚俱傾，愧不自容，轉怒而相詬。主人不欲深究，故善遣去。於是詩首句，三四句並驗。此亂仙可謂靈鬼矣？然何以能前知？』

這是事後底曲解。此翰林公問底是自己底宦途，與家裏瑣事有什麼關係？『春風一笑手扶筇』如何安在跛子身上，難道他也做縣官去嗎？花，粉蝶，春風等，都是極普通的字眼，安在什麼事上都成，猶之廟裏底籤詩，隨你怎樣解都解得通底。

物體底運動屬於物理的與化學的現象，而理解運動底卻是心理與心靈作用。知識程度不同，理解底趨向也隨着有差別。知識高的對於一切事態要等到理解以後才信，反之，無知識的人，不管理解透澈與否，或一知半解，甚至不知不解，便不加思辯深信不疑。所以越無知識的

人，所信底越神奇，越不合論理。每聽人說有一種「陰眼人」可以「白日見鬼」，而普通人有時也可以夜裏見鬼。上頭所說樓梯上底足音與藤椅上底聲響是未見其鬼而聞其聲，而且那聲音是從客體的物件發出底。見鬼是主體的心理作用與生理作用。有眼病底人固然會見到種種形像，即如眼健的，有時也會因幻覺，錯覺而見到。常人每在幽暗的地方或夜裏見鬼。除掉幻覺錯覺以外，一部分可以用後象作用來解釋。在瓜棚底下，燈光如豆，疲乏的農人於日間工作之後坐在那裏閒談。其中一人忽然看見鬼影從遠而來，或向他方逝去。這是見鬼底故事底一個典型。稍微懂得心理學或生理學底便知視覺有後象作用。後象所現底色彩與實物爲相反的比色。如實物是黑的，後象便是白的，實物是紅的，後象便現綠的，實物是黃的，後象便現藍的，實物是白的，後象便現黑的，餘類推。在瓜棚下自以爲見鬼底人或因看着對談底人看得太久了，後象作用強起來，忽然望外一瞥，他眼裏底後象便落在所望底地方，隨着他眼睛底移動，就像有人影在移動着。他心裏本有一種鬼底觀念，一看見這樣，當然就斷定是見了鬼。在黑夜裏見鬼總是披白衣底，因爲別的顏色底後象不大看得見，夜間所有的色也是灰黑的，所以後象只能有不同程度底灰白色。病危的人也容易見鬼，大半也是由於錯覺，幻覺，或圍在他面前底親眷所給他底後象作用。聽見鬼哭或鬼叫底故事也很多，大半也是常人可理會到底。凡外界的音響都是物理作用，卻要耳裏底聽神經能夠接受才被聽見。在靜夜裏，躺在床上，常聽見像蟲底唧唧嘶嘶聲，這不過是普通的「耳鳴」現象，實在是耳裏底聲音，與外界音響無關。凡感覺器官受刺

激都發生那感官所司底感覺，眼受刺激只能發生光感覺，所以被打在眼睛周圍底人必會看見滿頭「金星」。血液流過鼓膜底微血管，鼓膜受了刺激便發生音響底感覺。「耳鳴」也是血液通過鼓膜時所生底感覺，本沒什麼希奇，人卻把它當做吉凶底徵驗。病人或信鬼底人不明白這理由，於是主觀地斷定他是聽見鬼哭或鬼叫了。

總而言之，一切的現象都有它們底物理的與心理的原因，和客觀的與主觀的條件。淺知的人不明白彼此的關係便會疑神疑鬼，因而起了迷信。降箕底多是鬼靈底見解也是缺乏科學知識所致。

(丙) 箕動與感應

箕底運動既然不是鬼神所主使，那麼，是扶箕者底自動呢，還是另有一個他動的根源呢？劍仙能使劍飛到千里外去殺人以後，還回到自己手裏，只是傳說，一向沒人見過。「空中美人」，「椅棹懸空」，一類的現象也只在把戲場上能夠見到。縱然真有其事，也必有一個還待解釋底理由存在。箕底動必藉人手，這裏頭已有了生理的與物理的原因，就可以解釋。我們可以簡明地說箕底動移是由於思想力或觀念力集中於扶箕者，使他受了暗示於不知不覺中，兩手服從那暗示底指揮。至於移動箕筆一層，自己底觀念力集中也可以使自己自動地寫。最簡單的實驗是試把食指按在棹上，再將一枝鉛筆或一把木尺均衡地放在上頭，觀念集中於所安置底筆或尺上，經過相當時間，那東西就會兩頭上下擺動，像小學生玩底鞦韆板一樣。假如執一管

筆，它也可以自動寫字，作畫。（見故事九五）

吾人對於事物一興起觀念便隨着發生感情。感情濃時，在身中便起了有機的變化，因而起了意志底衝動，意志強時，必表現爲動作。扶箕底進行也是依着這樣程序表現出來，平常的觀念不能影響行爲底原故是在那觀念太弱，因而常被較強的觀念取了它底地位。觀念強的每可以影響他人底思想與行爲。我們看見某人底「面色不對」或「神氣不好」，便知道他對於某人某事底高興與否，因而影響了自己對於某人某事底態度。見他人底「面色」，便知道去「奉承」或「反抗」，是很簡單的暗示作用影響到行爲底事例。假如在許多人中間有一個有很強的觀念，這人在表情上，思想上，言語上等，便有能力可以藉他人底感官來傳播。偉大的革命運動起於一二人底強度觀念。教師在課室裏，可以用瞬眼來使全體學生理會他底意思而照着去做。這不過是羣衆受暗示底最簡單的現象。強觀念當然更可以影響自己的行爲。醉酒底人敢說平時不敢說底話，敢做平時不敢做底事，是因爲他平時壓制了那較強的觀念，到醉時不能再壓下去，只得由它自由表現了。狂人底觀念力也可使他不顧一切地去表現。民國五年，作者在漳州省立第二師範學校任職時，有一天一個狂人跑上校內底八卦樓，指着校舍說那些都是他底產業，學生們都是他底兒子。校役要上去把他揪下來。他可爬到簷角，縱身一跳。這可把人嚇楞了。可是不到一分鐘，他從容地從地上站起來，歌唱着走了。那簷角離地約有二丈，在常人縱然是摔死也會摔傷底。這是因爲他底觀念集中在「跳下」，而沒有想到「跳下去會死」。僮魘

與巫師底吞刀踏火，不受損傷；和在故事（八一）裏所記底「召鬼演戲」，一個小童能夠「持巨木而舞，不知其重，」也是這個道理。觀念力甚至可以使受暗示底人死。澳洲有個原始民族，凡會長喫過底東西都附着了他底「威」（Mana）在裏頭，所以會長喫剩下底東西別人是不能喫底，若果喫了，災禍就臨到他身上。有個少女一天在路邊檢起一顆喫剩的果子，她不由得喫了。一到村裏，有人告訴她那是會長方才喫剩底。她一聽見，一夜不舒服，第二天就死了。這是女孩從那民族對於會長底觀念力而得底暗示殺死自己。在土俗學裏這類的事例很多，學者稱它爲「心靈能力」（Psychic power）。我們對於心靈能力底研究還沒有達到精透的地步。這種能力能夠不依物理化學的原則來移動物體與否還待研證。

箕動是心靈能力活動底現象。心靈能力可使人類的感覺器官與運動筋肉所不能感到與不能做到底感得到與做得到。像上頭所述底澳洲少女喫一顆殘餘的果子本沒有致死底可能，只因知道那是會長喫過底，由於心靈能力底活動使她無病而終。心靈能力可以分爲靈感與靈動兩個現象。靈感是心理的，靈動是物理的。所謂「靈」是神祕的運動，不能以常理來解釋底意思。有靈感力底人如佛教所主張底「六神通」，能知常人所不能知或不易知，覺常人所不覺與難覺底事物。心靈學上所謂「遠遞心情」（Telepathy）「遠遞視象」（Television 又譯作千里眼）等，都屬於靈感。靈動力如使物體自己動移，宗教家在神迹故事裏每每講到，如騰雲駕霧，遁地履水，種種違反科學原理底動移都屬於這類。假如懸箕筆在沙盤上，不用人手去扶，而能自

動地寫出字來，也可以算是靈動。但在事實上絕少見到。類似箕筆自動底只有故事（九）一段。說沈生置紙卷於室中，自己同客人在外面等候，一會就聽見放筆聲，可是沒人看見筆自己動。所以放在疎簾裏可以被看見底那些紙卷是否就是那些寫完還可以聽得見放筆聲底紙卷，是個很大的疑問。排列在案上可以隔簾被看見底紙卷儘可以不動，所問底事已有人在後面用別的紙答好送出替換了。七修類稿（卷四十五）說「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仙禱事有驗，鄉人遂爲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於廟，過日則墨遍還之也。自稱爲洞賓，號天民。人欲其顯聖，則空中鶴鳴，音樂自遠而至。……」這是否筆自己動也沒人看見。所以靈動現象我們現在還不能談，將來對它底知識充足一點，也許就不見得神祕了。

扶箕是觀念力與靈感活動底現象，有感當然有應，感應底表現就是箕示。這觀念力與靈感多半是從在壇場參與扶箕請仙底人發出底。一二人扶着箕，十幾二十人底觀念力或思想力集中在扶箕者底身上，使他們不自覺地在沙盤上寫字。說起來，所寫出底離不開在場諸人底觀念意志，與知識程度。如扶箕者必得會寫字，不會寫也得會見過人寫才成，否則雖受靈感也寫不出來。作畫也是如此。沒有繪畫經驗或未見過他人繪畫底也絕不會作畫，這是畫壇比書壇少底原因，這現象，凡赴過箕壇底明白人都感覺到。

〔一一五〕閱微草堂筆記（卷四）灤陽消夏錄（四）：「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固屬假托，卽自稱某代某人者，卽以本

集中詩文，每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托乩之人遇能書者書工，遇能詩者即詩工，遇全不能詩者則雖成篇而遲鈍。余稍能詩而不能書，從兄坦居能書而不能詩。余扶乩則詩敏捷，而書潦草。坦居扶乩則書清整，而詩淺率。余與坦居實皆未容心，蓋亦借人之精神始能運動，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著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吉凶，亦待人而靈耳。……」

紀公此論，可謂有卓見，但他仍信有鬼，未把「待人而靈」底意思盡量發揮出來。紀公是主張感應說底。在槐西雜志（二）他記：「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誦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驢子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所之。氣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為開也。……」

感應現象也有它底生理原因。觀念傳達到他人身上最粗顯的是藉語言，文字，符號，表情等；更微妙的可以電波，光波，音波，以太波為介。靈感底理論是說意識激起觀念時，吾人底腦細胞隨起物質的崩壞，因而起以太波作用而傳播於周圍。這時底以太波可以離語言，文字，動作等，直接透入他人底頭蓋骨，將發動者底觀念傳達到他底腦中樞神經裏。這靈感是不須等待神經末梢底傳達底感覺。所以發動者底知識高，感受者也隨着高，反之，也隨着低了。故事（一一四）底話，就是這個理。此地再舉幾條出來證明。

「一一六履園叢話（卷十五）：「秦對嚴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曰，「吳興祚何不

拜？」令君曰，「詩工固當拜。」又判曰，「題來。」時有一貓蹲於旁，吳指之，「卽詠此。」又判曰，「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卽書曰，「貓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蝦不喫韭。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這詩像打油，不像李白做底。大概到場底俗人太多，而吳又不信，或吳自己不懂詩，所以雖來了李太白也寫不出好詩來。箕示多用詩體，也是由於讀詩詠歌底比論道作文底較多，又不能個個都是好詩人，所以沙盤上所現底也就平淡無奇了。

〔一一七〕明齋小識（卷八）：「扶乩請仙相沿已久，皆荒誕不足徵。近有紫堤侯氏設壇於家，好事者趨之若鶩。所爲仙，雜出不倫，如蕭鄼侯，陶彭澤，陳圖南，蘇東坡，唐六如，楊椒山，薛敬軒，陸稼書，等，俱稱祖師。降壇詩必七言絕，字必中書體，千篇一律。叩以事，習作遊移影響之談，實無印證。而奉事諸人，皆穴冢之見，回惑不能釋。」

「又安亭亦結壇社，附會與紫隄等。有婁邑弟子腹誹其師，勸而弗聽。一日，適缺扶箕者，弟子請承乏任，箕勿動，因自以其意運箕，衆悉膜拜。乃羅列先生罪而詆斥之。先生汗流浹背，舌橋然不能下，謂意未誠盡，致干仙怒。後弟子自與人言如此。我謂斯舉頗快。」

〔一一八〕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如是我聞（四）：「乾隆庚辰（公元一七六〇）戈芥舟前輩扶乩。其仙自稱張紫鸞。……芥舟與論詩，卽欣然酬答，以所遊名勝破石崖，天姥峯，廬山聯句三篇而去。芥舟時修獻縣志，因附錄志末。其破石崖一篇，前爲五言律詩八韻，對偶聲韻

俱諸，第九韻以下，忽作鮑參軍行路難，李太白蜀道難體。唐三百年詩人無此體裁，殊不入格。其以東冬庚青四韻通押，仿昌黎此日足可惜詩，以穿鼻聲七韻爲一部例，又似稍讀古書者。蓋略涉文翰之鬼，僞託唐人也。」

〔二一九〕同上書（卷九）如是我聞（三）：「吳雲巖家扶乩，其仙自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金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已詞窮而遁矣。……」

這是錯把明人西遊記小說當做邱處機底遊記，那自稱作者底箕仙也不知他底著作與小說底內容完全不同。也許是在場底人沒有見識，不知道邱著是在道藏裏。外間所見底只是西遊記小說，怪不得邱神仙要詞窮而遁了。

〔二二〇〕子不語（卷二十一）：「乾隆丙午（公元一七八六）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並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曾撰張希古墓志。石在西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巖山館。一日，降乩節署，甫至，卽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乃無知者，因共稱其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張君，考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志云尚德府爲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

馬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乩半晌，云，『當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爲歐九所修，當俟晤時問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乩不復降。卽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乩亦不復降。』

這是箕仙底知識與在座者底知識有密切關係底明證。畢秋帆私自把碑林底唐刻公物移到他自己底江蘇老家，在座雖沒人知，中丞當自知。因爲降乩底是田穎，在座底嚴道甫又會讀過他底張希与墓志，所有的觀念力集合起來，箕便知道「謝其護持之功。」但當時沒人明白尚德府屬馬邑郡，田穎是當時人，斷無不知之理，而反要等見著歐九才知道。歐九卽歐陽修，是宋人，假若他也被請降箕，也會推說不知底。假如當時在座有明白底，那箕仙也不致於露出這樣長大的馬腳來。

「二二二」壺天錄（下）：「孝女王素筠，字竹青，泗州人也，素以孝名。貌甚寢，精十七帖，通經解，能詩詞，早喪椿萱，終鮮兄弟，終身不字，廩於親墓，授女徒以自食。時宣子瘦梅僑寓秦郵，竹青與有姻婭，偶至郵，宣館焉。竹青固自闇晦，郵之人無識者。一日，聞城東五仙壇開乩，往叩休咎。時李真人降壇，羣欲啓事，竹青適至，卽前頂禮，默禱數語。乩忽判詩二絕。……羣愕然，始知爲孝女也。未幾，竹青遂與崔廣會夫人，呂筱君，吳玉卿，結爲詩社，故有如意庵四閨秀唱和之集，洵一時之盛事云。」

這也是到場底中間有人知道或認得王竹青，或是她自禱告底時候，強度的觀念力暗示扶箕

者，因而起了感應底現象。

〔一二二〕都公譚纂（卷下）：「鬼仙降筆，時有之。近在鄒氏所見頗奇。主人請撰春聯，時命改易，不厭。既退，余語客曰，『此靈鬼爾，然亦可謂罷軟無爲。』」明日，仙至，遂書云，『今日一字不易。』余笑曰，『當因吾言耶？』月餘，在江陰某氏，忽降筆云，『爲我謝都少卿，如何考吾罷軟無爲？』余爲拊掌。蓋醉中一言，鬼亦聞之。……』（叢書集成二八九九，頁四九。）

這不是鬼，是都公自己意識底衝動。箕仙屢屢聽命改字，也是主人底意志使箕受感所致。看底下所引底幾段故事，便知箕仙不但罷軟無爲，並且會倩人捉刀，自己藏拙，甚至胡謔。

〔一二三〕續子不語（卷四）：「趙雲松在京師，煩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卽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毅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爲之傳遞，意中想一事，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卽書此字；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這足以說明箕動與在場底人底意識有密切關係。那位滿洲大少爺底文章未必通順，他請底箕仙也就不能在箕盤上寫什麼。大少爺不通，而在通人身邊，在心理方面也會發生忸怩的心情。反之，這位趙雲松是個通人，所以能夠左右箕底活動了。大概在場底只有幾個人，所以觀

念力底活動更爲明顯。

〔一二四〕志異續編（卷四）：「有乩仙善作畫，一人持紙求畫鍾馗。仙卽以筆飽墨，向上半圈作頭，復大圈作腹，筆勢甚展，已過紙之半矣。衆私議曰，『且看下半身如何安放。』仙停筆不畫，在紙旁批曰，『鍾馗有七十二相，此雲端現身法也。』」

這位畫仙真善於藏拙！七十二相中底雲端現身法，不知出於何典，大概也是「仙話」罷。嘗見明人畫鍾馗手卷，相貌多至百餘，卻沒見到所謂「雲端現身」。自然，依中國畫法，不落墨底空間可以當作雲，但也得在全幅構圖上有個章法，不然，全都不畫，只在紙旁批說，「此雲裏藏身法也」，豈不更省事？從衆人底私議來判斷，可知這畫仙底章法不成。

〔一二五〕清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一）：「天啓中（公元一六二一至一六二七）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遜，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考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人，唐禮部尙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爲叔父，亦良怪異矣。」

呂仙事參看故事（七四）。箕仙自傳往往沒有根據，如果在場扶箕底沒有真正讀書明理人，「心血」一「來潮」，便很容易製造譌史或謠言。

箕詞都是依在場者底潛在觀念寫出來底。在場底如沒有科學家，絕不會扶出什麼科學理論，猶之沒學過化學底人，一進到實驗室裏，就會茫無頭緒地對着各種各色底原料瓶子胡猜一氣。我們可以給一個斷論說：在場底人們所不知底事物，箕仙也不知道。所以我們不能藉着扶箕而有所發明或發見。箕仙永不會是發明家或發見家。關於文學與哲理，也是前人曾經道破底陳言腐語，絕不會有什麼高超的原理或新穎的理論從箕盤上寫出來。十多年前，大連某會聚衆扶箕，把耶穌請下來！耶穌說底是英語，寫出來底英文沒人能懂，於是濟顛和尚降壇來當翻譯。耶穌所說底原來只是福音書裏底「登山寶訓。」自然，耶穌教堂底宣傳冊子是隨處可以得着底，但事後一查，當時在場底確有幾個基督徒。耶穌說英語也是奇聞，可是一般基督徒中，誰會聽過耶穌說過古猶太話呢？還不是多聽見說英語底傳教士所說底耶穌教訓麼？這也可以證明凡箕詞都是受在場者底知識與意識所支配所左右，如故事「一五」所謂「語脈暗合其旨」底情形。假如沒人知道我底十八代祖宗姓甚名誰，箕仙縱然指示出來，也未必靠得住。扶箕者只能受暗示，不能真有所指示。箕仙只能知已知，不能知未曾知或不可知的事物。問試題或問命運偶然會準，除去事後附會與曲解以外，也是由於在場者有如此的潛在意識所致，並不足爲奇。

每見箕詞與降筆底箕仙有思想上與時代上的錯誤。在故事「八五」裏，蘇小小底解辯雖然勉強可以說得過去，但於生時有才有智如李白底，成仙後降箕卻寫出打油詩來，是何道理？假如

愚人死後會變靈仙，而智者死後反成了蠢鬼，那就是因果相反了。所有箕詞都是受時代影響底。如故事（一五），漢朝底陳平在理學時代就會寫出『識破鳶飛魚躍事，自知萬物不離誠』底詩句了。箕仙底降臨也有地域性存在。不知道葉小鸞和蘇小小底地方，那兩人也絕不會去那裏降壇；除卻漳州及其附近以外，依作者所知，蝶山仙師也沒出現過。某時代推崇某人，那某人必常降箕。現在降箕底都是岳武穆、劉勰、呂洞賓諸人，因為有人或有團體表揚他們。表現神奇底跡象用書畫，因為近時自負懂得藝術底人多。一幅不中不西的畫可以賣出千百元，試問一首詩能值半個制錢不？箕仙投機，所以各地底書畫壇林立；他們少寫詩詞歌賦，因為懂得這些文章底人太少了。或者又因名人如李白，杜甫之流，降箕時露底馬脚太大，索性就不來了。

（丁）扶箕者底搗鬼

真的箕示不過是心靈作用，與鬼神降現本無關係，至於藉箕眩惑人底就更談不上什麼靈感了。扶箕者不定個個是心誠意潔，也有弄權術底份子（如故事一一七第二段）在內。試舉一個利用迷信箕示底故事在底下。

〔二二六〕庸閒齋筆記（卷十一）：「扶鸞本干例禁，然亦可佐政治所不及所謂神道設教也。青浦新涇鎮有劉猛將軍廟，每當報賽出會之時，四鄉土地神皆昇其像來會。鄉民聚至數萬，喧嘩雜沓，不可禁止。廟左近有一橋，將坍塌，尙未修葺。余恐賽會時人衆，橋壞，或有溺斃者，因檄鎮之巡檢禁會不作。而鄉民洵洵不聽，勢且滋事。巡檢不能遏，飛稟來報。余方

擬親往曉諭，旋又報事已安貼矣。詢其故，則有董事陸某扶乩，假猛將軍語止之而定。……」

這事祇影響一鎮，好壞固不足道。所謂神道設教常被誤解為鼓勵迷信，所以藉箕示欺人也可以說是神道設教了。箕仙影響到國家大事，除掉葉名琛底事件以外，最顯著的是明世宗時代。海上紀聞說，（此與明外史同為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百十卷所引。）「熊端肅任左都御史，轉吏部尚書。時世宗信任箕仙，勅建承天閣以崇奉之。公上言箕仙不足崇信，宜黜之。上大怒，命錦衣衛官校押發原籍為民。……」世宗迷信扶箕，當然就有投機家假藉箕示取得權勢。明外史陶仲文傳說蓋道行以扶鸞術見世宗。皇帝有所垂問，輒密封遣中官送到壇上焚燒，但所答都不如旨。皇帝譴責中官，說他們褻瀆了神明。中官們於是蓋道行先拆開密封看看，然後燒掉，於是所答底都稱旨意。皇帝大喜，問「現在天下為什麼不治？」道行假借箕仙回答他說，「是好人用不到底，不肖的不退所致。」皇帝又問，「誰是好人，誰是不肖的呢？」回答說，「好人如徐階，楊博；不肖的就是嚴嵩。」皇帝又問，「果是如此，上仙為什麼不治死他？」回答說，「要等皇帝自己治他。」皇帝心動，剛巧御史鄭應龍上疏彈劾嚴嵩，皇帝便治嚴嵩底罪。後來這事被嚴嵩知道了是道行搗底鬼，於是多多賄賂皇帝底親近人，告發道行怙寵招權種種不法事情。道行因此也被殺了。又有一個胡大順是陶仲文底同縣人，因着仲文底引薦供事於靈濟宮。仲文死後，大順因為奸欺罪，詔斥回籍。他於是偽撰萬壽金書一帙，詭說是呂祖作底。又說呂祖授予他「三元大丹」，用黑鉛取白，名「先天水銀」，鍛成「青霞玉粉神

丹」，服了可以卻疾延年。大順教他底兒子元玉隨着妖人何廷玉帶進京，藉着左演法藍田玉，左正一羅萬象，勾通內官趙楹獻給皇帝。藍田玉是鐵柱宮底道士。嚴嵩罷官，回到南昌，正值皇帝聖誕，田玉爲皇帝建醮。這時御史姜儆來訪祕法，嚴嵩就將田玉底符籙呈給他；田玉也將自己的「召鶴術」託儆附奏。皇帝於是召田玉爲演法，與羅萬象共以扶鸞術供奉西大內，因此與趙楹巴結上了。這三個人既爲皇帝所喜歡，那妖人何廷玉就賄賂他們，教他們在皇帝面前吹噓一下。皇帝看見「金書」，就問，「既然扶箕得來底書，爲什麼扶箕底不來？」田玉於是假聖旨徵廷玉，可是他一到就屢次上書求召見。皇帝問徐階說：「自從藍道行下獄以後，遂致百孽擾宮，如今還可以用胡大順麼？」徐回奏說，「扶箕之說，只有宮中與宮外交通，間有徵驗，不然，就茫然不知。現在宮中受孽已久，像不盡是道行所爲；況且用這輩人，孽也未必不生。小人無賴，應當用法來治他們。」皇帝於是下諭把胡大順、羅萬象、藍田玉諸人下錦衣獄，又把趙楹交付司禮監拷問。於是胡、羅、藍三人論死，趙楹不久也死在牢裏。這是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底事。

嘉靖朝底朝官與皇帝被箕師這樣播弄，也可說是扶箕史上底異彩罷。其它被欺底還多，底下再引幾段故事出來。

「二二七」明趙善政賓退錄（卷三）：「喬白巖家宰之爲大司馬時，其門下士梁廷用者遇一方士能運乩賦詩，限韻擊鉢，捷如風雨。廷用因請爲喬公賦之。乩先寫曰，『吾回道人。汝爲

白巖乞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廷用請用「一東」，限十六韻。……（詩不錄）……喬公得之大喜。或曰，「方士姓王，敏於詩，與廷用謬爲此以欺喬公耳。……」

〔二一八〕閱微草堂筆記（卷二十一）灤陽續錄（三）：「乾隆壬午（公元一七六一）九月，門人吳惠叔邀一扶乩者至，降仙於余綠意軒中。下壇詩曰：『沈香亭畔豔陽天，斗酒曾題詩百篇。二八嬌嬈親捧硯，至今身帶御爐煙。』」滿城楓葉薊門秋，五百年前感舊遊。偶與蓬萊仙子遇，相攜便上酒家樓。」余曰，「然則青蓮居士耶？」批曰，「然。」趙春澗突起問曰，「大仙斗酒百篇，似不在沈香亭上。楊貴妃馬嵬墮玉，年已三十有八，似爾時不止十六歲。大仙足迹未至漁陽，何以忽感舊游？天寶至今亦不止五百年，何以大仙誤記？」乩惟批「我醉欲眠」四字。再叩之，不動矣。大抵乩仙爲靈鬼所托，然尙實有所憑附。此扶乩者則似粗解吟咏之人，鍊手法爲之，故必此人與一人共扶乃能成字，易一人，則不能書。其詩亦皆流連光景，處處可用。知決非古人降壇也。爾日猝爲春澗所中，窘迫之狀可掬。後偶與戴庶常東原議及。東原駭曰，「嘗見別一扶箕人，太白降壇，亦是此二詩，但改「滿城」爲「滿林」，「薊門」爲「大江」耳。」知江湖遊士自有此種祕本，轉相授受，固不足深詰矣。宋蒙泉前輩亦曰，「有一扶箕者到德州，詩頃刻卽成。後檢之，皆村書詩學大成中句也！」

這故事揭發得很痛快。假如有閒工夫集些名人扶箕底詩，一看定可使人嘖三日飯。箕仙如被問到沒話可答，都會像這位李白說句「我醉欲眠」而了其事。在故事（一九）裏關帝被問「誓不

入吳，何以至此？」無辭可答，情形也與此相同。所謂江湖游士有祕本，看故事（七六）底詠蕉葉可以證明出他們實在有些把戲。

〔二一九〕同上書（卷十一）槐西雜誌（一）：「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叩以悟真篇，弗能答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會有僕婦竊資逃。僕叩問，『尙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逃者，買妻報；併竊貲者，取財報也。冥數已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姦盜皆誘諸夙因，可不追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答。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惡少狡獪遊，安知不有人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因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豔飾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弭首就縛。」

「律禁師巫，爲姦民竄伏其中。藍道行嘗假此術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爲非，惡嵩故也，然楊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笑談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所排者爲嵩，使因而排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枝梧乎？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

〔二三〇〕清沈起鳳諧鐸（卷三）：「吳中馬顛能詩，工詞曲，而名不出里巷。饑驅潦倒，薄游於揚，以詩徧謁貴遊，三載卒無所遇。適虹橋荷花盛開，鮑賈設宴園亭，招名士之客於揚

者。馬私挾詩稿而往，闖入阻之。馬排闥直入，衆譁問爲誰。馬曰，『某吳中窮士，少習扶乩，今貴客滿座，請獻薄技。』時揚州扶乩正盛，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排列中庭。馬書符焚訖，擇一僕共襄厥事。……（中有康對山殿撰，僧无垢，妓卞淑娘，諸仙降筆，長不錄。）……神去後，諸客相與誇獎。馬不能忍，云，『乩仙所作極平凡。』衆客斥之。馬乃出其詩。衆初輕視之，繼閱至後卷，適才所書詩皆在。馬拍案而起曰，『公等碌碌，真所謂井蛙謗海者也。僕雖不才，謬以詞章自負。不謂三年浪跡，未得一遇知音。竊料今日名流專於紗帽下求詩，故嫁名殿元，以便文章增價。且方丈縑流，青樓豔質，落筆便詭奇才，押韻卽稱傑作；因此詭託嬌名，假標梵字，俾無目者流，隨聲附和，亦不至妄肆雌黃。名下題詩，古今積習，是非九方臯，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諸名士汗流氣汨，匿顏向壁。鮑賈捧腹大笑曰『吳兒狡獪，今信然矣！』急延之上座。……』

這透澈地指出讚美笑詞者底心理。馬顛做了這事倒不算顛，可與故事（五四）相輝映。可知扶箕者底搗鬼，方法很精，一不留神就會被騙底。還有最荒唐的事，就是活人也會被請到箕壇去降筆。底下且引兩段這類的故事。

「二三」清阮葵生茶餘客話（卷三）「楊樗園、朱裴園、毛靜山之玉，吳翼堂華孫，皆癸卯選拔，在京爲扶鸞之戲。忽降箕者自稱葉沃若。葉亦明經同年也。諸君訝，『子方壯健，未聞病逝，安得至此？』乩言，『今年秋某日卒於涇。』諸君疑信不能決。乩言，『君輩勿

疑，記某年歲除日在寧國學署西園古梅下高某事否？」蓋樗園等在學署閱文隱事，他人所不及知者，於是驚信爲真。閱數日，製文設祭爲位以哭之。未幾，聞扣門聲，則沃若披帷入矣。諸君驚問，「何相逼之甚？」沃若自謂「計偕來京，方下車，爲諸君致信物。」因探懷出信。諸君乃相視大笑，具言所以。……」

這是諸友底造次，卻不是吳君底白日顯魂相逼。

「二三」柴萼梵天廬叢錄（卷三十三）：「辛亥秋（民國前一年），北京羊肉胡同一乩壇扶鸞。沙盤飛舞，大書云，『大阿哥到。』衆問，『是端庶人之子大阿哥否？』則書云，『對子而稱其父曰庶人，無禮已極！吾去矣。』遂寂然不動。近日有同善社者，分社滿中國。社中皆有乩壇，降壇者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謨罕默德、耶穌基督、拿破崙、華盛頓、託爾斯泰，等人，智者目笑其後矣。」

扶箕故事，談到這裏，可以嘆觀止了。辛亥年大阿哥還在戌所寧夏，他底神魂忽會飛回北京降箕，真是奇聞。這除掉視爲箕師搗鬼，卻不知道大阿哥底存亡而產出底錯誤以外，沒有別的可以解釋它。

結 論

綜以上所引一百三十故事看來，扶箕不過是心靈作用底一種表現。當一種知識去研究它，當會達到更了解心靈交感現象底地步。若只信它是神祕不可思議，沙盤上寫什麼就信什麼，那就會墜落魔道了。假如我們藉扶箕能夠對於國政有所施設，也不過是從舊觀念裏找出來底，還不如信賴科學來使人類在精神與物質求得進步。扶箕者底心理多半是自私自利的。我認得與知道許多信箕底人，都是爲自己的利祿求箕示。箕仙從沒有一次責罵過其中貪黷之輩，相反地，甚至暗示他們去爲非做歹。有一個我知道底「革命策源地」底官僚，滿屋懸着箕仙所賜底書畫，與道德教訓，自己在官時卻是一個假公濟私，擅於搜括底無恥者。然則乩仙未必盡以道德教人，人不聽他們底教訓，他們也無可奈何，扶箕有什麼宗教的價值呢？

數十年來受過高等教育底人很多，對於事物好像應當持點科學態度，而此中人信扶箕底卻很不少，可爲學術前途發一浩嘆。又見賭博底越來越多，便深嘆國人底不從事於知識底努力，其原因一大半部分是對於學問沒興趣，對於人事信命運，在信仰上胡亂崇拜。箕仙指示他等機緣，他只好用賭博底行爲來等候着，因此養成對於每事都抱一種僥倖心和運氣思想。「學而不思」底人在受教育底人當中爲什麼會這麼多呢？只會沒統系地看雜書，沒有正當知識的糧食固

然是一個原因；虛名，權位，得來太容易也是另一個病根。王靜安先生說：

『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將就牀，此時不適於爲學，非與人閒話，則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亦不適於爲學，非枯坐終日，亦但可讀雜記小說耳。今奈何一國之學者而無朝氣，無注意力也？其將就睡歟，抑將就木歟？吾不得而知之，吾但祈孔子與閔子騫言之不驗而已矣。』（靜庵文集續編，教育小言十則。商務印書館本第十五册，五十八頁。）

真的，中國人只會寫與會讀雜記小說。他們是無朝氣無注意力，將就牀和將就木底人。這篇論文特從筆記中取材，也是對於注意力不集中底材料中試要找出一條有系統而說得可通底道理來。知識底材料誠然可以從這些雜亂無章的作品中搜集，但若當作珍聞奇事，雜亂無章地抄下來，那就不值得做了。在這篇裏沒引到底扶箕故事還有很多，大體上也越不出上頭所列底範圍。那些只有一詩一文底，更是無關緊要了。

作者並沒有把這篇當做心靈學的研究底野心。心理學與心靈學是很專門的學問，不是作者所深究底科目。作者只希望篇中所供給底材料值得供專門家研究底用處，使學術界多得些新尤，那就滿足了。這書只爲一般讀者寫底。希望讀過底人能夠明瞭扶箕並不是什麼神靈底降示，只是自己心靈底作怪而已。在這書裏頭，還可以使我們注意底，是許多扶乩故事都是反映我們民族底道德行爲與社會政治生活底。士子學未成便要問前程，臨考試又想僥倖地預知題

目，弄到他日出來做事底時候，遇事存僥倖心，到不可開交時，又推給命運。一般無權無位底人也是消極地生存着，如故事（九十）就是十足表現這態度。官吏多是貪污的，無事還要生事，有小事當然更要化爲大事了。辦公事只會因循套調，事事專在文字上咬嚼，不求事實上的利害，如故事（百零九）那位紹興師爺底鬼靈所指示底就是十足反映書吏政治底光景。官僚底腐化，影響及於神靈，在故事（百十一）裏，神也會「軋妍頭」了！故事（九五）底馬畫師是因替人作淫畫奉承大吏以致雙目幾乎瞎了。其它等等種種，難以徧舉，希望讀者能從這個角度來體會。紀曉嵐先生記扶箕底事最多，觀察力也比較好。他底見解，在故事（百二八）所表示底，雖不完備，也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是不隨便迷信底。至於屬乎靈感與靈動底外國事例，可以翻閱變態心理學與心靈學一類底書籍，比這篇所舉事例還要離奇的，如二重人格，人格破碎，人畜交感，等等，都是很有趣，很可以幫助我們破除許多類底迷信底。因爲本篇底範圍只限於扶箕，所以沒空閒寫那麼多。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脫稿。

這書寫完，承陳樂素先生指正，胡愈之先生賜序，

卽此申謝。

著者附誌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25832.1

☆扶箕迷信底研究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許 地 山

發 行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5188B

